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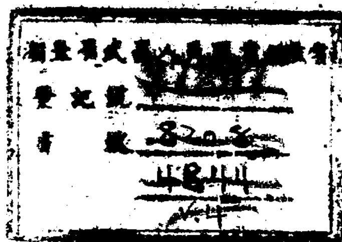
現代作家文叢

郁達夫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郁達夫文集

現代作家文叢第四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爲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爲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爲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麽不方便，就決定了下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竄編，隨意閹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目次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一輯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尙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麽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麽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麽？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强，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熱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强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籐青色的嗶嘰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

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眞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够用了麽？」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够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冷淸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一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麽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小，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二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面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

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自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的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又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是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來。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眞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嗎？』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頭部，伏在遲生的臂上。遲生覺得有一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臂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擧起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臂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思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三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烟如夢的帶起傷慘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來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

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凈凈，戒烟戒酒戒女色。自他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煉煆，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戒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麽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想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

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也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鄉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了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就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也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滙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爲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十五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鋤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

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自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淸談談舊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illegible]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河北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爲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爲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眞正的戀愛外，以友情爲最美。他在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曾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然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眞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半夜，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所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强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夜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後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黃的輪船碼頭上，質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託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是碼頭近旁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熱鬧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眞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宮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部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這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看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 呀，佛爾蘭 Vearline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ehumbo 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鬍鬚，黑彩，講一句話，眼睛必開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平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的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為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的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倒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學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强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擡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喜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顚顚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他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

僞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卻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便用日本語笑嘻嘻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大成功了。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歡喜，但是面上卻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爲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狠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麥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麥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語）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爲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爲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緊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擡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爲時間與空閒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情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發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來。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爲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濠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沉沉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

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鎭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頭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有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珠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看，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還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熱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熱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眞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得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眞眞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冷涼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門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擒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那變態的快味。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旁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清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

校近旁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時，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一二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聽見前面寄宿舍裏事務室的中間的通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了一個青面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獰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闢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黃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眞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喊，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得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爲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麽。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上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

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我們都要對他不起。』說到這樣，他在馬掛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看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吶吶的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尙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擡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的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時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進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到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餘霞的反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狠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爲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淸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爲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直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敎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淸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扁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看，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獰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吧。』

這樣的下了一個的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來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時候，倪教務長及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就把行李

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大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麽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舊繼續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眞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沈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鐘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濛濛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烟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麽？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

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然聽見後面有腳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腳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本來是質夫的同胞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了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爲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蟄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决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强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决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發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旣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爲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小鋪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他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傍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她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脚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爹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賀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爹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惑麽？』
『你是中國人，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爲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麽？』
吳鳳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干老爹薦舉一個姑娘罷。』
『干老爹歡喜怎麽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鳳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賀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賀夫回答說：
『我又不會見過，怎麽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鳳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去。』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十分鐘，這三十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鳳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是大忌的，因爲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節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她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脚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眞的樣子，

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台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世風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她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皺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簿簿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的無際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在條狹巷，就是大街，這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拼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台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嘻笑嘻笑，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笥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爲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

候，與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為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沉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沈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論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沉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楡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凄凄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

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洸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卻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爲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麽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擬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卻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靑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尙宿酲,啼鵑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涴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

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珊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尚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鵾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為相思。

拓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為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為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痙，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竪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一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衚衕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

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箧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廻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僞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東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痴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汚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

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桌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桌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煙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台榭，聲長聲短雞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塡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

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凈的白田，因爲稻已割盡，祗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凈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爲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爲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麽?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麽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噢李太白的墳麽?就在青山的半脚。』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脚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鬥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脚,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爲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在和他們鬥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藐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

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脈，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眼淚，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滴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卻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

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即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眞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即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汚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眞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

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吾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眞想和他拼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嗎？』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并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并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眞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朶，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淸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爲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眞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

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强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

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晴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强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成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强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眞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眞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鳶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眞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倘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推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簊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當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臞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笥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笥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笥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笥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擩了幾擩，就糢糢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娥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春風沈醉的晚上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爲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個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個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弄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烟公司的女工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爲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皺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

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爲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檯，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烟，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烟，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爲我來我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

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麽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祗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爲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祗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塡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祗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爲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爲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棉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曾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淸新一點下來，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爲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

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三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 我房 裏來 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鋪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污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棉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我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為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個樣子，以為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烟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够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麽？』

『那裏够呢！並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烟的麽？』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烟。我眞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烟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

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狹隘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涘的空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隣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

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眞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滙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爲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並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閘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

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腳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閘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猪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够（狗）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腳，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閘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卻在打算：

『橫豎是不够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鷄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痙。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燒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

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爲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爲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够，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爲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叠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為我的行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烟，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為怨恨N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任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兩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為你的行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

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個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會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舖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眞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辭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駡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出我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窮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淸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病影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爲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爲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的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霜嚴寒，朔風狂雪在横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裡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裡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市塵，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裡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

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艷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的，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問後他馬上搶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倒被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為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裡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卻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裡，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為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猫猫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一個兇惡的學生捏他的情形，他心裡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着，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鬧酒的元氣，上那裡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裡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擧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擱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烟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烟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烟。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烟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爲怕咳,不十分吸烟,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烟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烟,輕輕地對他說:

『這烟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或者簡直永久地請你保管過去也好。』

文樸手裏拿了烟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回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在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强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烟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裡,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向前飛奔開走了。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

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了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裡，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錶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尚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上滬寧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够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贓互殺，那麽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的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水，依舊在嫵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蘆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兩面就有江岸烏桕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閉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團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

裏讀讀。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麽？』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一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已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麽？』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爲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滙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本來那樓房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敗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床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

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沉悶的氛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凄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了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强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沉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

你還只是歎頭猫那麽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拼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已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皺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鋼鑼鏜鏜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過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㗫㗫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很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爲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

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并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并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吧？』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啦，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眞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眞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裡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裡，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有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一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為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

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烟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互相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爲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够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爲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爲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爲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

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脚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脚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隻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揑了她的脚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脚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脚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脚，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脚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晰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够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裡』我想，『萬一這碗裡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裡咀吮，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裡，必要發出許多眞不眞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裡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裡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够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挨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攏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吧。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為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

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裡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曆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裡，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裡，我手裡拿着的那枝紙烟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裡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裡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撿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誰說很大，實

在也是很小，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晒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脚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重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晒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頭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頭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掩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裡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裡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麽？』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麽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裡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烟。』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裡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麽？』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眞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眞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裡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閒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裡，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裡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已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烟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呼吸了半刻鐘烟，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眞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强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裡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沉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

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卻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副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卻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裡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敎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裡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眞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沉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了。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眞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烟，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E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

在寒風裏

上

『老東家——你母親，——年紀也老了，這一回七月裏你父親做七十歲陰壽的時候，他們要寫下分單來分定你們弟兄的產業。帖子早已發出，大娘舅，二娘舅，陳家橋的外公和范家村的大先生，阿四老頭，都在各幫各親人的忙，先在下棋佈局，爲他們自已接近的人出力。你的四位哥哥也在日日請酒探親，送禮拜客，和尙，我是曉得你對這些事情都不願意參預的，可是五嫂同她的小孩們，將來教她們吃什麼呢？她們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族裏的房長家長，又都對你是不滿意的，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雖在看不過他們的黑心，雖在日日替你和五嫂抱不平，但一個老長工，在分家的席上，那裏有一句話分。所以無論如何，你接到這一封信後，總要馬上回來，來趕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陰壽之期。他們那一羣豺狼，當了你的面，或者也會客氣一點。五嫂是曉得你的脾氣，知道你不耐煩聽到這些話的，所以教我信也不必去發。但眼見得死了老東家最痛愛的你這一房，將來要弄得飯都吃不成，那我也對不起死了的老東家你的父親，這一封信是我私下教東門外的測字先生寫的，怕你沒回來的路費，我把舊年年底積下來的五塊錢封在裏頭，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請你千萬馬上就回來。』

這是我們祖父手裏用下來的老僕長生寫給我的那封原信的大意。但我的接到這信，是剛在長江北岸揚州城外的一個山寺裏住下的時候，已在七月十二那一天父親的陰壽之期之後了。

自已在這兩三年中，輾轉流離，老是居無定所。尤其是今年入春以後，因爲社會的及個人的種種關係，失去了職業，

失去了朋友親戚還不算稀奇，簡直連自已的名姓，自已的生命都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今年上半年中遷徙流寓的地方比往常更其不定，因而和老家的一段藕絲似的關係也幾乎斷絕了。

長生的那封用黃書紙寫的厚信封面上，寫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過一個多月的上海鄉下的一處地方。其後至松江，至蘇州，至青島，又回到上海，到無錫，到鎭江，到揚州，直到陰歷的八月盡頭，方在揚州鄉下的那山寺裏住下，打算靜息一息之後，再作雲遊的計劃的，而秋風涼冷，樹葉已蕭蕭索索地在飛掉下來，江北的天氣早就變成了殘秋的景象了，可憐忠直的長生的那封書札，也像是有活的義勇的精神保持着的樣子，爲追趕我這沒出息的小主人的原因，也竟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不知走盡了幾千里路，這一回又自上海一程一程的隨車北上，直到距離他發信之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方纔到了我的手裏。信封面上的一張一張的附箋，和因轉遞的時日太久而在信封上自然發生的一條一條的縐痕，都像是那位老僕的吶吶吐說不清的半似愛惜半似責難的言語，我於接到他那封厚信的時候，眞的感到了一種不可以命名的怯懼，有好一晌不敢把牠拆打開來閱讀牠的內容。

對信封面呆視了半天，心裏自然而然的湧起了許多失悔告罪之情，又朦朦朧朧地想起了些故鄉的日常生活，和長生平時的言動舉止的神情之後，胆子一大，我纔把信拆開了。在一行一行讀下去的中間，我的雙眼雖則釘住在那幾張粗而且黃的信紙之上，然而腦裏却正同在替信中的言語畫上濃厚的背景去的一樣，儘在展開歷來長生對我們一族的關係的各幅縮寫圖來。

長生雖然是和我們不同姓的一個外鄉人，但我們家裏六十年來的悲歡大事，總沒有一次他是不在場的。他的跟他父親上我們屋裏來做看牛的牧童的時候，我父親還剛在鄉塾裏念書，我的祖父祖母還健在着哩。其後我們的祖父死了，祖母於爲他那獨養兒子娶媳婦——就是我們的母親——之先，就把牠手下的一個使婢配給了他，他們倆口兒仍復和我們在一道住着。後來父親娶了我們母親，我們弟兄就一個一個的生下來了，而可憐的長生，在結婚多年之後，

於生頭一個女兒的時候，他的愛妻却在產後染了重病，和他就成了死別。他把女兒抱回到了自己的鄉裏去後，又仍復在我們家裏做工。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看見了我們弟兄五人的長成，看見了我們父親祖母的死去，又看見了我們弟兄的娶婦生兒而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我們家裏做工。現在第三代都已經長成了，他的女兒也已經嫁給了我們附近的一家農家的一位獨身者做媳婦，生下了外孫了，他也仍舊還在我們家裏做工。

他生性是笨得很的，連幾句極簡單的話都述說不淸，因此他也不大歡喜說話，而說出一句話來的時候，總是毒得不得了，堅決得不得了的。他的高粗的身體和强大的氣力，却與此相反，是什麼人見了也要生怕懼之心的，所以平時他雖則總是默默不響，由你們去說笑話嘲弄他，但等他的毒性一發作，那他就不問輕重，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什麼重大的物事如搗臼磨石之類，他都會抓着擎起，合頭蓋腦的打上你的身來。可是於這樣的毒脾氣發了之後，等彌天的大禍闖出了之後，不多一忽，他就會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合掌拜倒在你的面前來求你的寬恕，乞你的饒赦，直到你破顏一笑，仍復和他和解了的時候爲止。像這樣愚笨無靈的他，大家見了他那種彷彿是吃了一驚似的表情，大約總要猜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經，沒有感情的人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

他於那位愛妻死了的時候，一時大家都以爲他是要爲發瘋而死的了。他的兩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處在直視的，無論坐着立着的時候，從旁邊看將起來，總好像他是在注視着什麼的樣子，你只須靜守着他五分鐘的時間，他在這五分鐘之內，臉上會一時變喜，一時變憂的變好幾回。并且在這中間，不管牠旁邊有沒有人在，他會一個人和人家談話似的高聲獨語起來。有時候簡直會同小孩子似的譁的一聲高哭出來。眼淚流滿了兩頰，流上了他的那兩簇捲曲黃黑的鬍子，他也不想去擦一擦，所以亮晶晶的淚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掛在他的鬍子角上的。有時候在黑夜裏，他這樣的獨語一陣，高哭一陣之後，就會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開了大門，一個人跑出去，去跑十幾里路，上北鄉我們的那座祖墳山邊上他那愛妻的墓上去坐到天明。像這樣狀態，總繼續了半年的樣子，後來在寒冬十二月的晚上，他冒了風雪，這樣的去

坐了一宵，回來就得了一場大病。大病之後，他的思念愛妻之情，似乎也淡薄下去了。可是直到今日，你若提起一聲夏姑——這是他愛妻的名字——他就會坐下來夏姑長夏姑短的和你說許許多多的廢話。

第二次的他的發瘋，是當我父親死的那一年。大約因我父親之死，又觸動了他的對愛妻悲悼之情了罷，他於我父親死後，哭了叫了幾天還不足，竟獨自一個人上墳山腳下的那座三開間大的空莊屋裏去住了兩個多月。

在最近的——雖說是最近，但也已經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們祖母死的時候，照理他是又該發瘋的，但或者是因爲看見死的場面已經看慣了的原因罷，他的那一種瘋症竟沒有發作。不過在替祖母送葬的那一天，他悲悲切切地在路上哭送了好幾里路。

在這些生死大難之間，或者是可以說感情易動的，倒還不足以證實他的感情纖弱來，最可怪的，是當每年的冬天，我們不得不賣田地房屋過年的時候，他也總要同瘋了似的亂駡亂嚷，或者竟自朝至晚一句話也不講的死守着沉默地過幾天日子。

因爲他這種種不近人情的結果，所以在我們鄉裏竟流行開了一個他的綽號，『長生顚子』這四個字，在我們隣近的各鄉裏，差不多是無人不識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含義，也並不是完全係譏笑他的意思。有一半還是指他的那種對東家盡心竭力的好處在講，有一半却是形容他的那種怪脾氣和他的那一副可笑的面容了，這一半當然是對他的譏笑。

說到他的面容，也實在太醜陋了。一張扁平的臉，上面只看得出兩個大小不同的空洞，下面只看得出幾簇黃曲的毛。兩個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圓窗似的他這兩隻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圓圓的一個眶裏，只見有黑眼珠在那裏放光，眼白是很少的，不過在外圈邊上有狹狹的一線而已。他的黃鬍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總不過在唇上唇下，或者會生兩排長鬍，而他的鬍子却不然。正當觜唇之上，他是東有鬍子的，觜唇角上有洋人

似的兩簇，此外在頰骨下，一直連到喉頭，這兒一叢，那兒一簇的不曉得有幾多堆，活像是玉蜀黍頭上生在那裏的鬚毛，他的皮色是黑裏帶紫的，面皮上一個個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點看起來，幾乎要疑他是一張麻臉。鼻頭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張嘴又老是吃了一驚似的張開在那裏的。因爲他的面相是這樣，所以我們鄉下若打算騙兩三歲的小孩要他恐怖的時候，只教說一聲『長生癲子來了』就對，小孩們聽見了『長生癲子』這四個字，在哭的就會止住不哭，不哭的或者會因恐怖而哭起來。可是這四個字也並不是專在這壞的方面用的，有時候鄉下的幫傭者對人家的太出力的長工有所非難，不滿的時候，就會說『你又不是長生癲子，要這樣的幫你們東家幹什麼?』

我在把長生的來信一行一行地讀下去的中間，腦裏儘在展開以長生爲中心的各種悲喜的畫幅來。不識是什麼原因，對於長生的所以要寫那封信給我的主要動機，就是關於我們弟兄析產的事情等，我却並不願多費一點思索。後來讀到了最後一張，捏到了重重包在黃書紙裏的那張中國銀行的五元舊鈔票的時候，不曉怎麼，我却忽而覺得心裏有點痛起來了。無知的長生，他竟把這從節衣節食中積起來的五塊錢寄給我了，並且也不開一張滙票，也不作一封掛號或保險信寄。萬一這一封原信失去，或者中途被拆的時候，那你又怎樣辦呢?我想起了這一層，又想起了四位哥哥的對於經濟得失的精明的計算，並且舉起眼睛來看看寺檐頭風雲慘澹的山外的天空，茫然自失，竟不知不覺的呆坐到了天黑，等寺裏的小和尚送上燈來，叫我去吃晚飯的時候，我的這一種似甘又苦的傷感情懷，還沒有完全脫盡。

那一晚上當然是一晚沒有睡着，我心裏顛顛倒倒，想了許多事情。

自從離開故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六七年了。這中間雖然也回去過幾次，雖也時常回家去小住，然而故鄉的這一個觀念，和我現在的生活却怎麼也生不出關係來。當然老家的田園舊業，也還有一點剩在那裏，然而弟兄五人，個個都出來或念書或經商，用的錢是公衆的，賺的錢是私己的，到了現在再說分家析產，還有點什麼意義呢?并且像我這樣的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到如今化的家裏的錢也已經不少了。末了難道還想去多爭一畝田多奪一間屋來養老麼?弟兄

的爭產，是最可羞的一件事情，況且我由家庭方面，族人方面，和養在家裏的兒女方面說起來，都是一個不能治產的沒有戶主資格的人，那裏還有面目再去和鄉人見面呢，一想到這裏，我覺得長生的這一封信的不能及時送到，倒是上帝有靈，彷彿是故意使我避過一場爲難的大事似的。想來想去，想到了半夜，我就挑燈起來寫了一封回信，打算等天亮之後就跑到城裏去寄出。

『讀了長生的來信，使我悲痛得很，我不幸，不能做官發財，只曉得使用家裏的金錢，到現在也還沒有養活老婆兒子的能力。分家的席上，不管他們有沒有分給我，我也決沒有面目來多一句嘴的，幸喜長生的來信到此地已經是在分家的期後，倒使我免去了一種爲難的處置。無論如何，我想分剩下來，你們幾口的吃住問題總可以不擔心思的，有得分就分一點，沒得分也罷了，你們可以到墳莊去安身，以祭田作食料的。我現在住在揚州鄉下，一時不能回來，長生老了，若沒有人要他去靠老，可以教他和我們同住。孤苦伶丁一個人，到現在老了，教他上那裏去存身呢？

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們也要保重，因爲窮人的財產就是身體。』

這是我那封回信的大意，當然是寫給我留養在家中的女人的，回信發後，這一件事情也就忘記了。並且天氣也接連着晴了幾天，我倒得了一個遊逛的機會，凡天寧門廣儲門以北，及出西北門二三十里地的境內，各名勝的殘蹟，都被我搜訪到了。

下

寒空裏刮了幾日北風，本來是荒涼的揚州城外，又很急速的變了一副面相。黃沙瀰望的山野之間，連太陽晒着的時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點帶生氣的東西來。早晨從山脚下走過，向城裏運搬產物去的騾兒項下的那些破碎的鐵鈴，又塔蘭塔蘭地響得異常的淒寂，聽起來真彷彿是在大漠窮荒，一個人無聊賴地伏臥在穹廬帳底，在度謫居的歲月似

的，尤其是當燈火青熒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間，倚枕靜聽着北風吹動寺檐的時候，我的喜歡熱鬧的心，總要渴念着大都會之夜的快樂不已。我對這一時已同入葬在古墓堆裏似的平靜的生活又生起厭倦之心來了。正在這一個時候，我又接到了一封從故鄉寄來的回信。

信上說得很簡單，大旨是在告訴我這一回分家的結果。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玫莊去住了，田地分得了一點，此外就是一筆現款，係由這一次的出賣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這八百元款現在還存在城裏的聚康莊內，問我要不要用。母親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裏住着。末了更告訴我說若在外邊沒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緊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紀老了，近來時常在患病。

接到了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將山寺裏的生活作了一個結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辭別了方丈，走下山來。從福運門外搭汽車趕到江邊，還是中午的時候，過江來吃了一點點心，坐快車到上海北站，正是滿街燈火，夜市方酣的黃昏八九點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車，當夜就上各處去訪問了幾位直到現在還對我保持着友誼的朋友，告訴他們以這幾個月的寂寥的生活，并且告訴他們以再想上上海附近來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間的一位，就為我介紹了一間在虹橋路附近的鄉下的小屋，說這本來是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造起來作養病之所的，但等這小屋造好，病人已經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們家裏的人到現在還在相信這小屋的不利，所以沒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搬進去住的。我聽了他的說明，就一心決定了去住這一間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訴他在這兩三天內想回故鄉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來，馬上就打算搬入這一間鄉下的閑房去住，請他在這中間就將一切的交涉為我代辦辦好。此外又談了許多不關緊要的閑天，并上兩三家舞場去看了一回熱鬧，到了後半夜纔和他們分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館內去借了一宵宿。

兩天之後，我又在回故鄉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這一回的回鄉，胸中一點兒感想也沒有，連在往年當回鄉去

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種『我是落魄了回來了』的感傷之情都起不起來。

當午前十一點的時候，船依舊同平日一樣似的在河口村靠了岸，我一個人也飄然從有太陽晒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間朝南開着大門的老屋裏去。因爲是將近中午的緣故，路上也很少有認識的人遇見。我舉起了很輕的脚步，嘴裏還尖着嘴唇在吹着口笛，舒徐緩慢，同剛離開家裏上近村去了一次回來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圍在房屋外圍的竹籬笆前，一切景象，還都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樣。庭前的幾顆大樹，屋後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廣的那一圈風火圍牆，大門上的那一塊南極星辭的青石門楣，都還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直到我走盡了外圈隙地，走進了大門之後，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大廳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是掛在廳前四壁的那些字畫對聯屏條之類，都不知上那裏去了。從前在廳上擺設着的許多紅木器具，兩扇高大的大理石圍屏，以及錫製的燭台掛燈之類，都也失了蹤影，連天井角裏的兩隻金魚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開間的這一間廳屋，只剩了幾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將起來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類的東西，堆在西首上面的廳角落裏。大門口，天井裏，同正廳的檐下，原有太陽光晒在那裏的，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氣，突然間侵襲上了我的全身。這一種衰敗的樣子，這一幅沒落的景象，實在太使我驚異了。我呆立了一陣，從廳後還是沒有什麼人出來，再舉起眼睛來看了看四周，我眞想背轉身子就舉起脚步來跑走了。但當我的視線再落到西首廳角落裏的時候，一個紅木製的同小櫃似的匣子背形，却從亂雜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從這匣子的朝裏一面的面上，波形鑲在那裏的裝飾看起來，一望就可以斷定牠是從前係掛釘在這廳堂後樓上的那個精緻的祖宗堂無疑。我還記得少年的時候，從小學校放假回來，如何的愛偷走上後樓去看這雕刻得很精緻的祖宗堂過，我更想起當時又如何的想把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來佔爲已有，想將我所愛的幾個陶器的福祿壽星人物供到裏頭去過。現在看見了這祖宗堂的被亂雜堆置在這一個地方，我的想把牠佔爲已有的心思一時又起、來了，不過感到的感覺和年少的時候却有點不同。那時候只覺得牠是好玩得很，不過想把牠拿來作一個上等的玩具，

這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感覺却簡單地說不出來，總覺得這樣的被亂堆在那裏還是讓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個人呆立在那裏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時候，忽而聽見背後有跑得很快的脚步聲響了，回轉頭來一看，我又吃了一驚。兩年多不見的姪兒阿發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書包從小學裏放學回來了。他見了我，一時也同驚極了的一樣，忽而站住了脚，張大了兩眼和那張小嘴，對我呆呆注視了一會。等我笑着叫他『阿發，你娘哩！』的時候，他纔作了笑臉，跳近了我的身邊叫我說：

『五叔，五叔，你什麽時候回來的？……娘在廚下燒飯罷？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撫着他的頭，和他一道想走進廚下去的中間，忽兒聽見東廂房樓板上童童的一聲，彷彿是有一塊大石倒下在樓板上的樣子。我擧起頭來向有聲響的方面一看，正想問他的時候，他却輕輕的笑着告訴我說：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爲我們在廚下的時候多，聽不出她的叫聲，所以把那個大秤錘給了她，教她要叫人的時候，就那麽的從床上把鐵錘推下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北角的廳裏果然二嫂嫂出來了。突然看見了我和阿發，她也似乎吃了一驚，就大聲笑着說：

『啊，小叔，你是什麽時候回來的？五嬸正教長生送了一籃冬筍來；他還在廚下坐着哩，你還沒有回到莊屋裏去過麽？』

『是剛剛從輪船上來的。娘哩，還睡在那裏麽？』

『這一向又睡了好幾天了，你却先上廚下去洗個面喝口茶罷，我上一上去就來。』

說着她就走上了東夾衖裏的扶梯，我就和阿發一道走進到了廚下。

長生背朝着外面，駝了背坐在灶前頭那張竹榻上吸烟，聽見了我和阿發的脚步聲，他就立了起來，看見了我，驀然間他也驚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憐急得他叫也叫不出來，我和阿發看了他那一種驚惶着急的樣子，不覺都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原來我的乳名叫作和尙，小的時候，他原是和尙和尙的叫我叫慣的，現在因爲長年的不見，并且我也長大了，所以他看見我的時候，老不知道叫我作什麽的好。我笑了一陣，他的驚惶的樣子也安定了下去，阿發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纔開始問他：

『你仍和我們住在一道麽？莊屋裏的情形怎麽樣？』

他搖了搖頭，作了一副很認眞的樣子，對我呆視着輕輕的問說：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麽？你……你的來信我也聽見說了，我很多謝你，可是我那女兒，也在叫我去同她們住。』

說到這裏，二嫂嫂已從前面走了進來，我就把長生撇下，舉起眼睛來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臉上，却發見了一道隱伏在眉間的憂意。

『老人家的脾氣，近來眞越變得古怪了。』

她微笑搖搖頭說。

『娘怎麽樣，病總不十分厲害吧？』

我問她。

『病倒沒有什麽，可是她那種脾氣，長生吓，你總也知道的罷？』

說着她就轉向了長生，彷彿是在徵他的同意。我這回跑了千把里路，目的是想來看看這一位老母的病狀的，經嫂嫂那麽的一說，心裏倒也想起了從前我每次回來她老人家每次總要和我意見衝突弄得我不得不懊惱而走的種種

事情，一瞬間我却失悔了，深悔我這一回的飄然又回到了故鄉來。但再回頭一想，覺得她老人家究竟是年紀大了，像這樣在外面流離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够見得幾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廳來上樓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廳門邊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說：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氣向來是不好的，你現在還是不去看她罷，等吃了飯後，她高興一點的時候再去不遲。』

被嫂嫂這麼的一阻，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見見她老的面了，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廳前，跑上了廂樓。

廂樓上的窗門似乎因為風多都關閉在那裏，所以房裏面光線異常的不足。我上樓之後，就開口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但好久沒有回音。等我的目光習慣了暗處的光線，舉目向床上看去的時候，我纔看出了床上的帳子係有半邊鈎掛起在那裏的，我們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側睡在棉被窩裏。看了她半天的沒有回音，我以為她又睡着在那裏了，所以不敢再去驚動，就默默的在床前站立了好一會。看看她是聲息也沒有，一時似乎是不會醒轉來的樣子，我就打算輕輕走下樓來了。但剛一舉脚，床上我以為是睡着的她却忽而發了粗暴的喉音說：

『你也曉得回來的麼？』

我驚異極了，正好像是臨頭被潑了一身冷水。

『你回來是想來分幾箇錢去用用的罷？我的兒女要都是像你一樣，那我怕要死了爛在床上也沒有人來收拾哩！哼，你們眞能幹，你那媳婦兒有她的毒計，你又有你的方法。今天我是還沒有死哩，你又想來拆了我的老骨頭去當柴燒了麼？我的這一點金器，可是輪不到你們倆的，老實先同你們說了罷？』我聽了她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毒駡，眞的知覺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結住了。身上發了抖，上顎骨與下顎骨中間格格地發出了一種互擊的聲音。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黑暗裏只看見有許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發飛轉，耳朵裏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鳴，我這樣驚

呆住兀立了不曉得有多少時候，忽而聽見嫂嫂的聲音在耳朵邊上叫說：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飯去罷！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連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裏竟跌翻了幾張小凳纔走出了廂樓的房門，聽見了我跌翻了凳子的聲音之後床裏面又叫出來說：

『這兒的飯是不准你來吃的，這兒是老二的屋裏，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樓梯走到了廳屋的中間看見長生還抬起了頭駝着了背很擔憂似的在向廂房樓上看着。一見了他的這一副樣子我的知覺感情就都恢復了，一時勉强忍住得好久的眼淚竟撲漱漱滾下了好幾顆來。我頭也不回顧一眼，就跑出了廳門，跑上了門前的隙地，想仍復跑上船埠頭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發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時候，長生却含着了淚聲在後面叫我說：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聽了他的叫聲就也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後，只差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一邊走着一邊强壓住了自己啜泣的鼻音對他說：

『長生，你回去罷，莊屋裏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還要上上海去。』

在說話的中間他却已經追上了我的身邊，用了他的那隻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吶吶的說：

『你，你去吃了飯去，他們的飯不吃，你可以上我女兒那裏去吃的。等吃了飯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更是難堪了，便舉起袖子來擦了一擦眼淚，一句話也不說，由他拉着，跟他轉了一箇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兒的家中。

等中飯吃好，手臉洗過，吸了一枝烟後，我的氣也平了，感情也回復了常態。因爲吃飯的時候，他告訴了我許多分家

當時的又可氣又可笑的話，我纔想起了剛纔在廳上看見的那箇祖宗神堂。我問了他些關於北鄉莊屋裏的事情，又問他可不可以抽出兩三日工夫來和我同上上海去一趟。他起初以爲我在和他開玩笑，後來等我想把那箇大家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話說出之後，他就跳起來說：

「那當然可以，我當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將那箇神堂搬了過來，看看搭船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就托他女兒先上藥店裏去帶了一個口信給北鄉的莊屋，說明我們兩人的將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滬杭夜車到北站的時候，我和他兩個孤伶仃的淸影，直被擠到了最後纔走出鐵柵門來，因爲他背上背着了那紅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彷彿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擠了，致這神堂要受一點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將本來是寄存在各處的行李舖蓋書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攏來，此外又買了許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雜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後纔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紹的朋友，一同遷入了虹橋路附近的那間小屋。

等洗掃乾凈，什器等件擺置停當之後，匆促的冬日，已經低近了樹梢，小屋周圍的草原及樹林中間，早已有渺茫的夜霧濛濛在擴張開來了。這時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雖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間寬的這一間野屋裏只剩了我和長生的兩箇。我因爲他在午後忙得也够了，所以叫他且在檐下的籐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幾口烟，我自己就點上了洋燭，點上了煤油爐子，到後面的一間灶屋裏去準備夜膳。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蘆筍熱好，正在取刀切開麵包來的時候，從黑暗的那間朝南的起坐室裏却烏烏的傳了一陣啜泣的聲音過來。我拿了洋燭及麵包等類走進到這間起坐室的時候，那裏知道我滿以爲躺坐在檐下藤椅上吸烟的長生，竟蹲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兩手抱着了頭儘在那裏一邊哭一邊嚕嚕囌囌動着了嘴似在禱告。我看

了這一種單純的迷信，心裏竟也爲他所打動了，在旁邊呆看了一忽，把洋燭和麵包之類向桌上一擺，我就走近了他的身邊伏下去扶他起來叫他說：

『長生，起來吃飯罷！』

他聽了我這一聲叫，似乎更覺得悲傷了，就放大了聲音高哭了起來。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撫了半天，他纔從地上立起，與我相對坐着，一邊哭一邊還繼續的說：

『和尙，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我……我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要你……要你這樣的去燒飯給我吃。……你那幾位兄嫂，……他們……他們眞是黑心。……田地……田地山場他們都奪的奪爭的爭搶了去了……只……只剩了一個坟莊……和這一個祠堂給你們，……我……我一想起老東家在日，你們哥兒們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間大廳堂，……到現在你……你只一個人住上這們小……小的草屋裏來……還要……還要自已去燒飯……我……眞對老東家不起……』

對這些斷續的苦語，我一邊在揑着麵包含在嘴裏，一邊就也解釋給他聽說：

『住這樣的草舍也並不算壞，自已燒飯也是很有趣的。這幾年也是我自已運氣不好，找不到一定的事情，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時運好一點起來，那一切馬上就可以變過的。兄嫂們也怪他們不得，他們孩子又多，現在時勢也眞艱難。幷且我一個人在外面用錢也的確用了太多了。』

說着我又記起了日間買來的那瓶威士忌酒，就開了瓶塞勸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和一點。

這一餐主僕二人的最初的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個鐘頭。我在這中間把罐頭一回一回的熱了好幾次。直到兩人喝了各有些微醉，話到傷心，又相對哭了一陣之後，方纔罷休。

第二天天亮又起了寒風，我們睡到了八點多鐘起來，屋前屋後還滿映着濃霜，洗完了手臉，煮了兩大杯咖啡喝後，

長生說要回去了，我就從箱子裏取出了一件已經破舊的黑呢斗篷來，教他披上穿了回去。他起初還一定不肯穿著，後來直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來穿上之後，他纔將那件舊斗篷搭上了肩頭。

關好了門窗，和他兩人走出來走上了虹橋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風吹得更猛了，長生到這裏纔把斗篷扯開，包緊了他那已經是衰老得不堪的身體。搭公共汽車到了徐家滙車站，正好去杭州的快車也就快到了。我替他買好了車票，送他上月台之後，他就催我快點回到那小屋裏去，免得有盜賊之類的壞東西破屋進去偷竊。我和他說了許多瑣碎的話後，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來，將我那件大氅的皮領扯起，前後替我圍得好好，勉强裝成了一臉苦笑對我說：

『你快回去罷！』

我走開了幾步，將出站台的時候，又回過來看了一眼，看見他還是身體朝着了我，俯頭在擦眼睛。我遲疑了一會，忽兒想起了衣服袋裏還擱在那裏的他給我的那封厚信，就又跑了過去，將信從袋裏摸了出來，把用黃書紙包好的那張五圓紙幣遞給他說：

『長生！這是你寄給我的。現在你總也曉得，我並不缺少錢用，你帶了回去罷！』

他將擱在眼睛上的那隻手放了下來，推住了我捏着紙幣的那隻右手，吶吶的說：

『我，我……昨天你給我的我還有在這兒哪！』

抬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我看見有兩行淚蹟在他那黃黑的鼻拗裏放光，并且嘴角上他的那兩簇有珠滴的黃鬍子也微微地在寒風裏顫動。我忍耐不住了，喉嚨頭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來，眼睛裏也突然感到了一陣酸熱。將那包厚紙包向他的手裏一擲，輕輕推了他一下，我一側轉身就放開大步急走出了車站。『長生請你自己尊重！』我一邊閉上了眼睛在那裏急走，一邊在心裏却在默默的祝禱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微雪的早晨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門便去騎了一次騾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却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看守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着。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爲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喫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眞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爲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驢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驢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驢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驢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驢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會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候，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驢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金黃的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便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爲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

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象。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楡樹的枝頭蒼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耡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面，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眞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驟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燒香馳馬的，路上都滿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喫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禮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爲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死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駡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爲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箚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駡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却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小矮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為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歷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回家去過年；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是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減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殘年的急景和來往忙

條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覺得對他不起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喫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彎的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躱在灰白的層雲裏，喫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却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說着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咋！」

又走了一陣車，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幾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喫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坑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脚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市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脚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喫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坑去睡。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坑，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他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夫，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够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唸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並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

房屋也是瓦房，房前屋後的牆園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也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校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却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却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上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騾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爲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情形，所以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馬馬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版的生活，上課下課，喫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爲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己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錢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歷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爲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爲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他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裡，灑掃得很乾淨。西方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裡。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裡。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裡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裡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裡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喫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裡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裡，和她的小兄弟講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妹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君家裡，正想上坑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却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臉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裡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裡了罷？」

陽歷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裡來，床位飯桌等事情，他早已為我弄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却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却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

平常本來是沉默的他，入了陽歷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拚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裡也着實為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期學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在自修室裡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却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上，像這樣的社會裡，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歷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裡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却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裡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裡我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了，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眞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眞的對他說：

「誰來誆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裡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却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還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部臉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却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來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福臨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裡倒喜歡得很，因爲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喫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福臨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一則可以託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喫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福臨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喫晚飯，陳

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爲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裡朦朦朧朧。惠英著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却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裡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裡全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裡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爲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裡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爲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學校裡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却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版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爲這一學期裡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裡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晨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裡，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名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却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得聲音太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

跳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裡，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鎗來鎗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麽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上。他却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裡，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裡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裡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軍閥，也敢强取人家的閨女麽？快拿手鎗來，快拿手鎗來！」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麽？」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裡去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裡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人因爲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裡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綑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裡考試了三天，到考完的那一日，出去上朱君那裡去看他，他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裡，他同鬼也似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裡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裡，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脚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髑髏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却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脚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的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裡看守着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裡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却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非常乏力的樣子。」

我心裡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却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杭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竪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來上他的杭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落落響了幾聲，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

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裡。我也忍耐不住，就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載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却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捺不住地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離散之前

一

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啦嗒啦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本來是不大的樓下的前室裏，因爲中間亂堆了幾隻木箱子，愈加覺得狹小了。正當中的一張圓桌上也縱橫排列了許多書籍，破新聞紙之類，在那裏等待主人的整理。丁零零後門的門鈴一響，一個二十七八的非常消瘦的青年，走到這亂堆着行裝的前室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一個三十內外的娘姨（女傭），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

『他們在樓上整理行李。』

那青年對她含了悲寂的微笑，點了一點頭，就把一件雨衣脫下來，掛在壁上，且從木箱堆裏，拿了一張可以折疊的椅子出來，放開坐了。娘姨回到後面廚房去之後，他呆呆的對那些木箱書籍看了一看，眼睛忽而紅潤了起來，輕輕的咳了一陣，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頰上湧現出了兩處紅暈，從袋裏拿出一塊白手帕子來向嘴上揩了一揩，他又默默的坐了三五分鐘。最後他拿出一枝紙烟來吸的時候，同時便面朝着二樓上叫了兩聲：

『海如！海如！郞！郞！』

銅銅銅銅的中間扶梯上響了一下，兩個穿日本衣服的小孩，跑下來了。他們還沒有走下扶梯，口中就用日本語高

聲叫着說

『于伯伯！于伯伯！』

海如穿了一件玄色的作業服，慢慢跟在他的兩個小孩的後面。兩個小孩走近了姓于的青年坐着的地方，就各跳上他的腿上去坐。一個小一點的弟弟，用了不完全的日本語對姓于的說：

『爸爸和媽媽要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海如也在木箱堆裏拿出一張椅子來，坐定之後，就問姓于的說：

『質夫，你究竟上北京去呢，還是回浙江？』

于質夫兩手抱着兩個小孩，舉起頭來回答說：

『北京糟得這個樣子，便去也沒有什麽法子好想，我仍復决定了回浙江去。』

說着，他又咳了幾聲。

『季生上你那裏去了麽？』

海如又問他說。質夫搖了一搖頭，回答說：

『沒有，他說上什麽地方去的？』

『他出去的時候，我托他去找你同到此地來吃中飯的。』

『我的同病者上那裏去了？』

『斯敬是和季生一塊兒出去的。季生若不上你那裏去，大約是替斯敬去尋房子去了罷！』

海如說到這裏，他的從日本帶來的夫人，手裏抱了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也走下了樓，參加入了他們談話的團體之中。她看見兩個大小孩都擠在質夫身上，便厲聲的向大一點的叱着說：

『倍嬈，還不走開』

把手裏抱着的小孩交給了海如，她又對質夫說：

『剩下的日子，沒有幾日了，你也決定了麽』？

『嗳嗳，我已經決定了回浙江去。』

『起行的日子已經決定之後，反而是想大家更在一塊多住幾日的呐！』

『可不是麽？我們此後，總是會少離多。你們到了四川，大概是不會再出來了。我的病，經過冬天，又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

『你到還好，霍君的病，比你更厲害哩，侖君爲他去尋房子去了，不曉得尋得着尋不着？』

質夫和海如的夫人用了日本話在談這些話的時候，海如抱了小孩，儘瞪着兩眼在向戶外的雨絲呆看。

『啓行的時候，要天晴纔好哩！你們比不得我，這條路長得很呀！』

質夫又對鄺夫人說。夫人眼看看戶外的雨脚，也拖了長聲說：

『啊啊！這個雨眞使人不耐煩！』

後門的門鈴又響了，大家的視線，注視到從後面走到他們坐着的前室裏來的戶口去。走進來的是一個穿洋服的面色黝黑的紳士和一個背脊略駝的近視眼的穿羅罷須軋的青年。後者的面色消瘦青黃，一望而知爲病人。見他們兩個進來了，海如就問說：

『你們尋着了房子沒有？』

他們同時回答說：

『尋着了！』

「尋着了」

原來穿洋服的是曾季生，穿羅罷須軋的是霍斯敬。霍斯敬是從家裏出來，想到日本去的，但在上海染了病，把路費用完，寄住在曾季生鄺海如的這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現在曾鄺兩人受了壓迫，不得不走了，所以寄生的霍斯敬也就不得不另尋房子搬家。于質夫雖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住，但他的住處比曾鄺兩人的還要可憐，并且他和曾鄺處於同一境遇之下，這一次的被迫，他雖說病重要回家去養病，實際上他和曾鄺都有說不出的悲憤在心的。

二

曾鄺于，都是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先後的同學。三人的特性家境，雖則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好義輕財，傾心文藝的性質，却彼此都是一樣。因爲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別人深了一點，所以他們對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用了虛僞卑劣的手段，在社會上占得優勝的同時代者，他們都痛疾如仇。因此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得不動輒受人的攻擊。一二年來，他們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於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眞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拚命的奮鬥的結果，不但得有錢有勢的人一拳打他們的雜誌著作的發行者，起初是因他們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請他們來，但看到了他們的去路已經塞盡，別無方法好想了，就也待他們苛刻起來。起先是供他們以零用，供他們以衣食住的，後來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現在連住的地方也生問題了。原來這一位發行業者的故鄉，大旱大水的荒了兩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鄉來靠他爲活。他平生是以孟嘗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曾鄺于的三人和他的同鄉的許多農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然而一個書籍發行業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鄉民的來投者，漫無涯際，所以曾鄺于三人的供給，就不得不一日一日的減縮下去。他們三人受了衣食住的節縮，身體都漸漸的衰弱起來了。到了無可奈何的現在，他們只好各往各的故鄉奔。曾是湖南，鄺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當他們被逼迫得無可奈何想奔回故鄉去的這時候，却來了一個他們的後輩霍斯敬。斯敬的家裏，一貧如洗，這一回，他自東京回國來過暑假，半月前暑假期滿出來再赴日本的時候，他把家裏所有的財產全部賣了，祇得了六十塊錢作東渡的旅費。一個賣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親戚家裏。偏是窮苦的人運氣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質夫的同鄉——染了感冒，變成了肺尖加答兒。他的六十塊錢的旅費，不消幾日就用完了。曾廓于與他同病相憐，四五日前因他在醫院裏的用費浩大，所以就請他上那間一樓一底的屋裏去同住。

然而曾廓于三人，爲自家的生命計，都決定一同離開上海，動身已經有日期了。所以依他們爲活，而又無家可歸的霍斯敬，在他們啓行之前，便不得不上別處去找一間房子來養病。

三

曾廓于霍四個人和廓的夫人小孩們，在那間屋裏，吃了午膳之後，雨還是落個不住。于質夫因爲天氣冷了，身上沒有夾襖夾衣，所以就走出了那間一樓一底的屋冒雨回到他住的那發行業者的堆棧裏來，想睡到棉被裏去取熱。這堆棧正同難民的避難所一樣，近來住滿了那發行業者的同鄉。于質夫因爲怕與那許多人見面談話，所以一到堆棧，就從書堆裏幽腳幽手的摸上了樓，脫了雨衣，倒在被窩裏睡了。他的上床，本只爲躲在棉被裏取熱的緣故，所以雖躺在被裏，他總不能睡着，眼睛看着了屋頂，耳朶聽聽窗外的秋雨，他的心裏儘在一陣陣的酸上來。他的思想就飛來飛去的在空中飛舞：

『我的養在故鄉的小孩！你現在該長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麼？啊啊，眞不願意回到故鄉去！但是這樣的被人虐待，餓死在上海，可也是不值得……』

風加緊了，灰膩的玻璃窗上横飄了一陣雨過來，質夫對窗上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仍復在繼續他的默想：

『可憐的海如，你的兒子妻子如何的養呢？可憐的季生斯敬，你們連兒女妻子都沒有，啊啊，兼有你們兩種可憐的，仍復是我自己。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啊啊，黃仲則當時，還有一個畢秋帆，現在蓮半個畢秋帆也沒有了！……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去教書去罷，然而然而教書的時候，也要卑鄙齷齪的去結成一黨纔行。我去拉車去罷！啊啊，這一雙手，這一雙祇剩了一層皮一層骨頭的手，那裏還拉得動呢？……啌啌，……啌啌。啌啌啌啌啌嗳嚇……』

他咳了一陣，頭腦倒空了一空，幾秒鐘後，他聽見樓下有幾個人在說：

『樓上的那位于先生怎麼還不走？他走了，我們也好寬敞些！』

他聽了這句話，一個人的臉上紅了起來。樓下講話的幾個發行業者的親戚，好像以爲他還沒有回來，所以在那裏直吐心腹。又誰知不幸的他，却巧聽見了這幾句私語。他想作掩耳盜鈴之計，想避去這一種公然的侮辱，只好裝了自己是不在樓上的樣子。可憐他現在喉嚨頭雖則痿得非常，却不得不死勁的忍住不咯出來了。忍了幾分鐘，一次一次的咯嗽，都被他壓了下去。然而最後的一陣咯嗽，無論如何是壓不下去了，反而同防水堤潰決了一樣，他的屢次被壓下去的咯嗽，一時發了出來。他大咯一場之後，面漲得通紅，身體也覺得倦了。張着眼睛躺了一忽，他就沉沉的沒入了睡鄉，啊啊！這一次的入睡，他若是不再醒轉來，那是何等的幸福呀！

四

第二天的早晨，秋雨晴了。雨後的天空，更加藍得可愛。修整的馬路上，被夜來的雨洗淨了泥沙，雖則空中有呼呼的涼風吹着，地上却不飛起塵沙來。大約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于質夫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在馬路上走向鄭海如的地方去吃飯去。因爲他住的堆棧裏，平時不煮飯，大家餓了，就弄點麥食吃吃。于質夫自小就嬌養慣的，麥食怎麼也吃不來。他

的病，大半是因於還有一頓無一頓的飲食上來的，所以他寧願跑幾里路——他坐電車的錢也沒有了——上鄭海如那裏去吃飯。并且鄭與曾幾日內就要走了，三人的聚首，以後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因此于質夫更想時刻不離開他們。

于質夫慢慢的走到了靜安寺近邊的鄭曾同住的地方，看見後門口有一乘黃包車停着。質夫開進了後門，走上堂前去的時候，只見鄭曾和鄭夫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兩個小孩也不聲不響的立在他們媽媽的邊上。質夫闖進了這一幕靜默的啞劇裏與他們招呼了一招呼，也默默的呆住了。過了幾分鐘，樓上仆通仆通的霍斯敬提了一個籐篋走了下來。他走到了四人立着的地方，把籐篋擺了一擺。灰灰頹頹的對鄭曾等三人說：

『對不起，攪擾了你們許多天數，你們上船的時候，我再來送。分散之前，我們還要聚談幾回罷！』

說着把他的那付近視眼更瞇了一瞇，回轉來向質夫說：

『你總還沒有走罷！』

質夫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大家走完了，我一個人還住在上海幹什麼？大約送他們上船之後我就回去的。』

質夫說着用臉向鄭曾一指。

霍斯敬說了一聲「失敬」，就俯了首慢慢的走上後門邊的黃包車去，鄭夫人因為下了眼淚，所以不送出去，其餘的三人和小孩子都送他的車子出馬路，到看不見了方纔回來。回來之後，四人無言的坐了一忽，海如纔幽幽的對質夫說：

『一個去了。啊啊！等我們上船之後，祇剩了你，從上海乘火車回家去，你不怕孤寂的麼？還是你先走的好罷，我們人數多一點，好送你上車。』

質夫很沉鬱的回答說：

『誰先走誰送誰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二年來的奮鬥，卻將等於零了，啊啊！想起來，眞好像在這裏做夢。我們初出季刊週報的時候，與現在一比，是何等的懸別！這一期季刊的稿子，趁他們還沒有付印，去拿回來罷』

鄺海如又幽幽的回答說：

『我也在這樣的想，週報上如何的一個啓事呢？』

『還要什麼啓事，停了就算了。』

質夫憤憤的說。

海如又接續說：

『不登啓事，怕人家不曉得我們的苦楚，要說我們有頭無尾。』

質夫索性自暴自棄的說：

『人家知道我們的苦楚有什麼用處？還再想出來弄季刊週報的復活麼？』

只有曾季生聽了這些話，卻默默的不作一聲，儘在那裏摸臉上的瘰粒。

吃過午飯之後，他們又各說了許多空話，到後來大家出了眼淚纔止。這一晚質夫終究沒有回到那同牢獄似的堆棧裏去睡。

五

曾鄺動身上船的前一日，天氣陰悶，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在靜安寺近邊的那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於午前十一時，就裝了一桌魚肉的供菜，擺在那張圓桌上，上首尸位裏，疊着幾冊叢書季刊，一綑週報和日刊紙，下面點着一雙足斤的巨燭。曾鄺于翟的四人，喝酒各喝得微醉，在那裏展拜。海如拜將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大聲的說：

「詩神請來受饗，我們因爲意志不堅，不能以生命爲犧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鄉去保全身軀。但是藝術之神們喲，我們爲你們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我們決沒有厭棄你們的心思。世人都指斥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只要求你們能了解我們，能爲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却是忠實的。」我們幾個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勞燕東西的分散了，再會不知還是在這地球之上呢？還是在死神之國？我們的共同的工作，對我們物質上雖沒有絲毫的補益，但是精神上却把我們煅煉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樣的堅忍了。我們今天離散之前，打算以我們自家的手把我們自家的工作來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學無術的暴君來蹂躪。」

這幾句話因爲他說的時候，非常嚴肅，弄得大家欲哭不能，欲笑不可。他們四人拜完之後，一大堆的叢書季刊週報日刊都在天井裏燒毀了。有幾片紙灰，飛上了空中，直達到屋檐上去。在火堆的四面默默站着的他們四個，只聽見霍霍的火燄在那裏響。

（一九三一年九月）

遲桂花

××兄：突然間接着我這一封信，你或者會驚異起來，或者你簡直會想不出這發信的翁某是什麼人。但仔細一想，你也不在做官，而你的境遇，也未見得比我的好幾多倍，所以將我忘了的這一回事，或者是還不至於的，因為這除非是要貴人或境遇很好的人，纔做得出來的事情。前兩禮拜為了採辦結婚的衣服家具之類，纔下山去。有好久不上城裏去了，偶爾去城裏一看，眞是像丁令威的化鶴歸來，觸眼新奇，宛如隔世重生的人。在一家書舖門口走過，一抬頭就看見了幾冊關於你的傳記評論之類的書。再踏進去一問，纔知道你的著作竟積成了八九冊之多了。將所有的你的和關於你的書全買將回來一讀，彷彿是又接見了十餘年不見的你那副音容笑語的樣子。我忍不住了，一遍兩遍的儘在翻讀，愈讀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見一次面。但因這許多年數的不看報，不識世務，不親筆硯的緣故，終於下了好幾次決心，而仍不敢把這心願來實現。現在好了，關於我的一切結婚的事情的準備，也已經料理到了十之七八，而我那年老的娘，又在打算着於明天一侵早就進城去，早就上床去躺下了。我那可憐的寡妹，也因為白天操勞過了度，這時候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夢鄉，所以我可以靜靜兒的來練這久未寫作的筆，實現我這已經懷念了有半個多月的心願了。

提筆寫將下來，到了這裏，我眞不知將如何的從頭寫起。和你相別以後，不通聞問的年數，隔得這麼的多，讀了你的著作以後，心裏頭觸起的感覺情緒，又這麼的複雜，現在當這一刻的中間，洶湧盤旋在我腦裏想和你談談的話，的確，不止像一部二十四史那麼的繁而且亂，簡直是同將要爆發的火山內層那麼的熱而且烈，急遽尋不出一個頭來。

我們自從房州海岸別來，到現在總也約莫有十多年光景了罷！我還記得那一天晴冬的早晨，你一個人立在寒風裏送我上車回東京去的情形。你那篇南遷的主人公，寫的是不是我？我自從那一年後，竟為這胸腔的惡病所壓倒，

與你再見一次面和通一封信的機會也沒有，就此回國了。學校當然是中途退了，學運生存的希望都沒有了的時候，那裏還顧得到將來的立身出世？那裏還顧得到身外的學藝修能？到這時候爲止的我的少年豪氣，我的絕大雄心，是你所曉得的。同級同鄉的同學，只有你和我往來得最親密。在同一公寓同住得最長久的，也只有你一個人。時常勸我少用些功，多保養身體，預備將來爲國家爲人類致大用的，也就是你。每於風和日朗的睛天，拉我上多摩川上井之頭公園及武藏野等近郊去散步閒遊的，除你以外，更沒有別的人了。那幾年高等學校時代的愉快的生活，我現在只教一閉上眼，還歷歷透視得出來。看了你的許多初期的作品，這記憶更加新鮮了，我的所以愈讀你的作品，愈想和你通一次信者，原因也就在這些過去的往事的追懷。這些都是你和我兩人所共有的過去，我寫也沒有寫得你那麼好，就是不寫你總也還記得的，所以我不想再說。我打算詳詳細細向你來作一個報告的，就是從那年冬天回故鄉以後的十幾年光景的山居養病的生活情形。

那一年冬天咯了血，和你一道上房州去避寒，在不意之中，又遇見了那個肺病少女——是眞砂子罷？連她的名字我都忘了——無端惹起了那一場害人害己的戀愛事件。你送我回東京之後，住了一個多禮拜，我就回國來了。我們的老家在離城市有二十來里地的翁家山上。你是曉得的。回家住下，我自己對我的病，倒也沒有什麼驚奇駭異的地方，可是我痰裏的血絲，臉上的蒼白，和身體的瘦削，卻把我那已經守了好幾年寡的老母急壞了，因爲我那短命的父親，也是患這同樣的病而死去的。於是她就四處的去求神拜佛，採藥求醫，急得連粗茶淡飯都無心食用，頭上的白髮，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加多起來了。我哩！戀愛已經失敗了，學業也已輟了，對於此生，原已沒有多大的野心，所以就落得去由她擺布，積極地雖盡不得孝，便消極地盡了我的願。初回家的一年中間，我簡直門外也不出一步，各色各樣的奇形的草藥，和各色各樣的異味的單方，差不多都嘗了一個遍。但是怪得很，連我自己都滿以爲沒有希望的這致命的病症，一到了回國後所經過的第二個春天，竟似乎有神助似地，忽然減輕了，夜熱也不再發，盜汗也居然止住，痰裏

的血絲早就沒有了，我的娘的喜歡，當然是不必說，就是在家裏替我煮藥縫衣，代我操作一切的我那位妹妹，也同春天的天候一樣，時時展開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眞眞是討人歡喜的笑容，到了初夏，我藥也已經不服，有興致的時候，居然也能够和她們一道上山前山後去採採茶摘摘菜，幫她們去服一點小小的勞役了。是在這一年的——回家後第三年的——秋天，在我們家裏同時候發生了兩件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第一，就是我那妹妹的出嫁，第二就是我定在城裏的那家婚約的解除。妹妹那年十九歲了，男家是只隔一支山嶺的一家鄉下的富家。他們來說親的時候，原是因為我們祖上是世代讀書的，總算是來和詩禮人家攀婚的意思。定親已經定過了四五年了，起初我娘卻嫌妹妹年紀太小，不肯馬上准他們來迎娶，後來就因為我的病，一擱就又擱起了兩三年。到了這一回，我的病總算已經恢復，而妹妹卻早到了該結婚的年齡了，男家來一說，我娘也就應允了他們，也算完了她自已的一件心事。至於我的這家親事呢，卻是我父親在死的前一年為我定下，女家是城裏的一家相當有名的舊家。那時候我的年紀雖還很小，而我們家裏的不動產卻著實還有一點可觀。并且我又是一個長子，將來家裏要培植我讀書出世是無疑的，所以那一家舊家居然也應允了我的婚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門親事當然是我們去竭力高攀的，因為杭州人家的習俗，是吃粥的人家的女兒，非要去嫁吃飯的人家不可的。還有鄉下姑娘，嫁往城裏，倒是常事，城裏的千金小姐，卻不大會下嫁到鄉下來的，所以當時的這個婚約，起初在根本上就有點兒不對。後來經我父親的一死，我們家裏喪葬費用，就用去了不少。嗣後年復一年，母子三人只吃着家裏的死飯，親族戚屬，少不得又要對我們孤兒寡婦，時時加以一點剝削。母親又忠厚無用，在出賣田地山場的時候，也不曉得市價的高低，大抵是任憑族人在從中鉤搭。就因這種種關係的結果，到我考取了官費，上日本去留學的那一年，我們這一家世代讀書的翁家山上的舊家，已經只剩得一點僅能維持衣食的住屋山場和幾塊荒田了。當我初次出國的時候，承蒙他們不棄，我那未來的親家，還送了我些贐儀路費。後來於冬假暑假回國的期間，也曾央原媒來催過完姻，可是接着就是我那致命的病症的

發生，與我的學校的中輟，於是兩三年中，他們和我們的中間，便自然而然的斷絕了交往。到了這一年的秋晚，當我那妹妹嫁後不久的時候，女家忽而又央了原媒來對母親說：『你們的大少爺有病在身，婚娶的事情，當然是不大相宜的，而他家的小姐也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立志終身不嫁了，所以這一個婚約，還是解除了的好。』說着就打開包裹，將我們傳紅時候交去的金玉如意，紅綠帖子等，拿了出來，退還了母親。我那忠厚老弱的娘，人雖則無用，但面子卻是死要的，一聽了媒人的這一番說話，目瞪口僵，立時就滾下了幾顆眼淚來。幸虧我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對娘勸慰了好久，她纔含着眼淚將女家的回禮及八字全帖等檢出，交還了原媒。媒人去後，她又上山後我父親的墳邊去大哭了一場，直到傍晚，我和同族鄰人等一道去拉她回來，她在路上，還流着滿臉的眼淚鼻涕，在很傷心地嗚咽。這一齣賴婚的怪劇，在我只有高興，本來是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由頭腦很舊的她看來，卻似乎是翁家世代的顏面家聲，都被他們剝盡了。自此以後，一直下來，將近十年，我和她母子二人，就日日的寡言少笑，相對煢煢，直到前年的冬天，我那妹夫死去，寡妹回來為止，兩人所過的，都是些在煉獄裏似的沉悶的日子。

說起我那寡妹，她眞也是前世不修，人雖則很大，身體雖則很強壯，但她的天性，卻永遠是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嫁過去那一年，來回郎的時候，她還是笑嬉嬉地如同上城裏去了一趟回來了的樣子，但雙滿月之後，到年下邊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曉得悲泣的她，竟對我母親吊起眼淚來了。她們夫家的公公雖則還好，但婆婆的繁言吝嗇，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蕩兇暴，使她一天到晚過不到一刻安閒自在的生活。工作操勞本係是她在家裏的時候所慣習的，倒並不以為苦，所最難受的，卻是多用一枝火柴也要受婆婆責備的那一種儉約到不可思議的生活狀態。還有兩位小姑，左一句尖話，右一句毒語，彷彿從前我娘的不准他們早來迎娶，致使他們的哥哥染上了遊蕩的惡習，在外面養起了女人，這一件事情，完全是我妹妹的罪惡。結婚之後，新郎的惡習，仍舊改不過來，反而是在城裏他那舊情人家裏過的日子多，在新房裏過的日子少，這一筆賬，當然又要寫在我妹妹的身上。婆婆說她不會侍奉男人，小姑們說

她不會勸不會騙。有時候公公看得難受，替她申辯一聲，婆婆就尖着喉嚨，要罵上公公的臉去：『你這老東西臉要不要臉要不要你這扒灰老！』因我那妹夫過的是這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前年夏天，就染了急病死掉了，於是我那妹妹又多了一個尅夫的罪名。妹妹年輕守寡，公公少不得總要對她客氣一點，婆婆在這裏就算抓住了扒灰的證據，三日一場吵，五日一場鬧，還是小事，有幾次在半夜裏，兩老夫婦還會大哭大罵的喧鬧起來。我妹妹於有一回被罵逼得特別厲害的爭吵之後，就很堅决地搬回到了家裏來住了。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娘非但得到了一箇很大的幫手，就是我們家裏的沈悶的空氣也緩和了許多。

這就是和你別後，十幾年來，我在家裏所過的生活的大概。平時非但不上城裏去走走，當風雪盈途的冬季，我和我娘簡直有好幾箇月不出門外的時候。我妹妹回來之後，生活又約略變過了。多年不做的焙茶事業，去年也竟出產了一二百斤。我的身體經了十幾年的靜養，似乎也有一點把握了，從今年起我并且在山上的晏公祠裏參加入了一箇訓蒙的小學，居然也做了一位小學教師。但人生是動不得的，稍稍一動，就如滾石下山，變化便要接連不斷的簇生出來。我因為在教教書，而家裏頭又勉强地幹起了一點事業，今年夏季，居然又有人來同我議婚了。新娘是近隣鄉村裏的一位老處女，今年二十七歲，家裏雖稱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這位新娘，因為從小就讀了些書，曾在城裏進過學堂，相貌也還過得去——好幾年前，我曾經在一處市場上看見她過一眼的——故而高不湊，低不就，等閑便度過了她的錦樣的青春。我在教書的學校裏的那位名譽校長——也是我們的同族——本來和她是舊親，所以這位校長，就在中間做了個傳紅線的冰人。我獨居已經慣了，并且身體也不見得分外强健，若一結婚，難保得舊病的不會復發，故而對這門親事當初是斷然拒絕了的。可是我那年老的母親，卻仍是雄心未死，還在想我結一頭親，生下幾個玉樹芝蘭來，好重振重振我們的這已經墜落了很久的家聲，於是這親事就又同當年生病的時候服草藥一樣，勉强地被壓上我的身上來了。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為，覺得在

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只教我母親喜歡的話，那就是我稍稍犧牲一點意見也使得。於是這婚議就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熟得妥妥帖帖，現在連迎娶的日期也已經揀好了，是舊歷九月十二。

是因爲這一次的結婚，我纔進城裏去買東西，纔發見了多年不見的你這老友的存在，所以結婚之日，我想請你來我這裏喫喜酒，大家來談談過去的事情。你的生活，從你的日記和著作中看來，本來也是同雲遊的僧道一樣的，讓出一點工夫來上這一區僻靜的鄉間來住幾日，或者也是你所喜歡的事情。你來，你一定來，我們又可以回顧一回顧一去而不復返的少年時代。

我娘的房間裏又起響動來了，大約天總就快亮了罷。這一封信，整整地費了我一夜的時間和心血，通宵不睡，是我回國以後十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經驗，你單只看取了我的這一點熱忱，我想你也不好意思不來。

啊，鷄在叫了，我不想再寫下去了，還是讓我們見面之後再來談罷！

一九三二年九月　　翁則生上

剛在北平住了箇把月，重回到上海的翌日，和我進出的一家書舖裏就送了這一封掛號加郵託轉交的厚信來。我接到了這信，捏在手裏，起初還以爲是一位我認識的作家，寄了稿子來託我代售的，但翻轉信背一看，卻是杭州翁家山的翁某某所發，我立時就想起了那位好學不倦，面容嫵媚，多年不相聞問的舊同學老翁。他的名字叫翁矩，則生是他的小名。人生得矮小娟秀，皮色也很白淨，因而看起來總覺得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小五六歲。在我們的一班裏，算他的年紀最小，操體操的時候，總是他立在最後的，但實際上他也只不過比我小了兩歲。那一年寒假之後，和他同去房州避寒，他的左肺尖已經被結核菌損蝕得很厲害了，住不上幾天，一位也住在那近邊養肺病的日本少女很熱烈地和他要好了起來，結果是那位肺病少女的因興奮而病劇，他也就同失了舵的野船似地遷回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十多年，我雖則在

大學裡畢了業，但關於他的消息，卻一向還不會聽見有人說起過。拆開了這封長信，上書室去坐下，從頭至尾細細讀完之後，我呆視着遠處，茫茫然如失了神的樣子，腦子裡也觸起了許多感慨與回思。我遠遠的看出了他的那種柔和的笑容，聽見了他的沈靜而又清澈的聲氣。直到天將暗下去的時候，我一動也不動還坐在那裏呆想，而樓下的家人卻來催吃晚飯了，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就和家裏的人談起了這位老同學。將那封長信的內容約略說了一遍，家裏的人，就勸我落得上杭州去旅行一趟，像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時節，白白地消磨在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實在有點可惜，有此機會，落得去吃吃他的喜酒。

第二天仍舊是一天晴和爽朗的好天氣，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杭州城站，在雇車上翁家山去了。但這一天，似乎是上海各洋行與機關的放假的日子，從上海來杭州旅行的人特別的多。城站前面停在那裏候客的黃包車，都被火車上下來的旅客雇走了，不得已，我就只好上一家附近的酒店去吃午飯，在吃酒的當中，問了問堂倌，以去翁家山的路徑，他便很詳細地指示我說：

「你只教坐黃包車到旗下的陳列所，搭公共汽車到四眼井下來走上去好了。你又沒有行李，天氣又這麼的好，坐黃包車直去是不上算的。」

得到了這一個指教，我就從容起來了，慢慢的喝完了半斤酒，吃了兩大碗飯，從酒店出來，便坐車到了旗下。恰好是三點前後的光景，湖六段的汽車剛載滿了客人，要開出去。我得了四眼井下車，從山下稻田中間的一條石板路走進滿覺隴去的時候，太陽已經平西，到了三五十度斜角度的樣子，是牛羊下來，行人歸舍的時刻了。在滿覺隴的狹路中間，果然遇見了許多中學校的遠足歸來的男女學生的隊伍。上水樂洞口去坐下喝了一碗清茶，又拉住了一位農夫問了聲翁則生的名字，他就曉得得很詳細似地告訴我說：

「是山上第二排的朝南的一家，他們那間樓房頂高，你一上去就可以看得見的。則生要討新娘子了，這幾天他們

正在忙着收拾。這時候則生怕還在晏公祠的學堂裏哩。』

謝過了他的好意，付過了茶錢，我就順着上烟霞洞去的石級，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山去。漸走漸高，人聲人影是沒有了，在將暮的晴天之下，我只看見了許多樹影，在半山亭裏立住歇了一歇，回頭向東南一望，看得見的，只是些青葱的山，和如雲的樹，在這些綠樹叢中，又是些這兒幾點，那兒一簇的屋瓦與白牆。

『啊啊，怪不得他的病會得好起來了，原來翁家山是在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烟霞洞我兒時也曾來過的，但當這樣晴爽的秋天，於這一箇西下夕陽東上月的時刻，獨立在山中的空亭裏，來仔細賞玩景色的機會，却還不曾有過。我看見了東天的已經滿過半弓的月亮，心裏正在羡慕翁則生他們老家的處地的幽深，而從背後又吹來了一陣微風，裏面竟含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氣。

『啊……』

我又驚異了起來：

『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不曾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裏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眞也是奇事了。』

這樣的一個人獨自在心中驚異着，聞吸着，賞玩着，我不知在那空亭裏立了多少時候，突然從脚下樹叢深處，却幽幽的有晚鐘聲傳過來了，東嗡東嗡地這鐘聲實在眞來得緩慢而淒清，我聽得耐不住了，拔起脚根，一口氣就走上了山頂，走到了那箇山下農夫曾經教過我的烟霞洞西面翁則生家的近旁。約莫離他家還有半箭路遠時候，我一面喘着氣，一面就放大了喉嚨向門裏面叫了起來：

『喂，老翁！老翁！則生！則生！』

聽見了我的呼聲，從兩扇關在那裏的腰門裏開出來答應的，却不是被我所喚的翁則生自己，而是我從來也沒有

見過面的，比翁則生略高三五分的樣子，身體強健，兩頰微紅，看起來約莫有二十四五的一位女性。

她開出了門，一眼看見了我，就立住腳驚疑似地略呆了一呆。同時我看見她臉上卻漲起了一層紅暈，一雙大眼睛眨了幾眨，深深地吞了一口氣，她似乎已經鎮靜下去了，便很靦腆地對我一笑。用這一臉柔和的笑容裏，我立時就看到了翁則生的面相與神氣，當然她是則生的妹妹無疑了，走上了一步，我就也笑着問她說：

『則生不在家麼？你是他的妹妹不是？』

聽了我這一句問話，她臉上又紅了一紅，柔和地笑着，半俯了頭，她方纔輕輕地回答我說：

『是的，大哥還沒有回來，你大約是上海來的客人罷？吃中飯的時候，大哥還在說哩！』

這沈靜清澈的聲氣，也和翁則生的一色而沒有兩樣。

『是的，我是從上海來的。』

我接着說：

『我因為想使則生驚駭一下，所以電報也不打一箇來通知，接到他的信後，馬上就動身來了。不過你們大哥的好日也太逼近了，實在可也沒有寫一封信來通知的時間餘裕。』

『你請進來罷，坐坐吃碗茶，我馬上去叫了他來，怕他聽到了你來，眞要驚喜得像瘋了一樣哩。』

走上臺階，我還沒有進門，從客堂後面的側門裏，卻走出了一位頭髮雪白，面貌清臞，大約有六十內外的老太太來。她的柔和是笑容，也是和她的女兒兒子的笑容一色一樣的。似乎已經聽見了我們在門口所交換過的談話了，她一開口就對我說：

『是郁先生麼？為什麼不寫一封快信來通知？則生中上還在說，說你若要來，他打算進城上車站去接你去的。請坐，請坐，晏公祠只有十幾步路，讓我去叫他來罷，怕他眞要高興得像什麼似的哩。』

說完了，她就朝向了女兒吩咐她上廚下去燒碗茶來，她自己却跨着很平穩的脚步，走出大門，下臺階去通知則生去了。

『你們老太太倒還輕健得很。』

『是的，她老人家倒還好。你請坐罷，我馬上起了茶來。』

她上廚下去起茶的中間，我一個人在客堂裏倒得了一個細細觀察周圍的機會。則生他們的住屋，是一間三開間而有後軒後廂房的樓房，前面階沿外走落臺階，是一塊可以造廳造廂樓的大空地。走過這塊數丈見方的空地，再下兩級臺階，便是村道了。越村道而下，再低數尺，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子。但這一排房子，因爲都是平屋，所以擋不煞翁則生他們家裏的眺望。立在翁則生家的空地裏，前山後山的山景，是依舊歷歷可見的。屋前屋後，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長着些不大知名的雜樹，三株兩株夾在這些雜樹中間，樹葉短狹，葉與細枝之間，滿撒着鋸末似的黃點的，却是木犀花樹。前一刻在半山空亭裏聞到的香氣，源頭原來就係出在這一塊地方的。太陽似乎已下了山，澄明的光裏，已經看不見日輪的金箭，而山脚下的樹梢頭，也早有一帶晚烟籠上了。山上的空氣，眞靜得可憐，老遠老遠的山脚下的村裏，小兒在呼喚的聲音，也淸晰地聽得出來。我在空地裏立了一會，背着手又踱回到了翁家的客廳，向四壁掛在那裏的書畫一看，却使我想起了翁則生信裏所說的事實。琳瑯滿目，掛在那裏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緻，不像是鄉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墨色的鮮豔，字跡的秀腴，有點像董香光而更覺柔媚。翁家的世代書香，只須上這客廳裏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我立在那裏看字畫還沒有看得周全，忽而背後門外老遠的就飛來了幾聲叫聲：

『老郁！老郁！你來得眞快！』

翁則生從小學校裏跑回來了，平時總很沉靜的他，這時候似乎也感到了一點興奮，一走進客堂，他握住了我的兩

手，儘在喘氣，有好幾秒鐘說不出話來。等落在後面的他娘走到的時候，三人纔各放聲大笑了起來。這時候他妹妹也已經將茶燒好，在一個朱漆盤裏放着三碗搬出來擺上桌子來了。

『你看，則生這小孩，他一聽見我說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了。』

他娘笑着對我說。

『老翁！說你生病生病，我看你倒仍舊不見得衰老得怎麼樣，兩人比較起來怕還是我老得多哩？』

我笑說着，將臉朝向了他的妹妹，去徵她的同意。她笑着不說話，只在守視着我們的歡喜笑樂的樣子。則生把頭一扭，向他娘指了一指，就接着對我說：

『因爲我們的娘在這裏，所以我不敢老下去呀。並且媳婦兒也還不會娶到，一老就得做老光棍了，那還了得？』

經他這麼一說，四個人重又大笑起來了，他娘的老眼裏幾乎笑出了眼淚。則生笑了一會，就重新想起了似的替他妹妹介紹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的事情，你大約是曉得的罷？我在那信裏是寫得很詳細的。』

『我們可不必你來介紹了，我上這兒來頭一個見到的就是她。』

『噢，你們倒是有緣啊！蓮，你猜這位郁先生的年紀比我大呢，還是比我小？』

他妹妹聽了這一句話，面色又漲紅了，正在嚅嚅困惑的中間，她娘却止住了笑，問我說：

『郁先生，大約是和則生上下年紀罷？』

『那裏的話，我要比他大得多哩。』

『娘，你看還是我老呢還是他老？』

則生又把這問題轉向了他的母親。他娘仔細看了我一眼，就對他笑駡般的說：

『自然是郁先生來得老成穩重，誰更像你那樣的不脫小孩子脾氣呢！』

說着，她就走近了桌邊，舉起茶碗來請我喝茶。我接過來喝了一口，在茶裏又聞到了一種實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氣。揪開了茶碗蓋，我俯首向碗裏一看，果然在綠瑩瑩的茶水裏散點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黃的花瓣。則生以爲我在看茶葉，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對我說：

『這茶葉是我們自己製的，你說怎麼樣？』

『我並不在看茶葉，我只覺這觸鼻的桂花香氣，實在可愛得很。』

『桂花嗎？這茶葉裏的還是第一次開的早桂，現在在開的遲桂花，總有味哩！因爲開得遲，所以日子也經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來，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裏，倒聞不着桂花的香氣。看看兩旁的樹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綠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這裏，却同做夢似地，所聞吸的儘是這種濃豔的氣味。老翁，你大約是已經聞慣了，不覺得什麼罷？我……我……』

說到了這裏，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則生儘管在追問我『你怎麼樣？你怎麼樣？』到了最後，我也只好說了。

『我，我聞了，似乎要起性慾衝動的樣子。』

則生聽了，馬上就大笑了起來，他的娘和妹妹雖則並沒有明確地了解我們的說話的內容，但也曉得我們是在說笑話，母女倆便含着微笑，上廚下去預備晚飯去了。

我們兩人在客廳上談談笑笑，竟忘記了點燈，一道銀樣的月光，從門裏晒進來了，則生看見了月亮，就站起來想去拿煤油燈，我却止住了他說：

『在月光底下清談，豈不是很好麼？你還記不記得起，那一年在井之頭公園裏的一夜遊行？』

所謂那一年者，就是翁則生患肺病的那一年秋天。他因爲用功過度，變成了神經衰弱症。有一天他課也不去上，就

獨自一個在公寓裏發了一天的瘋。到了傍晚，他飯也不吃，從公寓裏跑出去了。我接到了公寓主人的注意，下學回來就遠遠的在守視着他，見他走出了公寓，就也追蹤着他，遠遠地跟他一道到了井之頭公園。從東京到井之頭公園去的高架電車本來是有前後的兩乘，所以在電車上，我和他並不遇着。直到下車出車站之後，我假裝無意中和他衝見了似的同他招呼了。他紅着雙頰，問我這時候上這野外來幹什麼，我說是來看月亮的，記得那一晚正是和這天一樣地有月亮的晚上。兩人笑了一笑，就一道的在井之頭公園的樹林裏走到了夜半方纔回來。後來聽他的自白，他是在那一天晚上想到井之頭公園去自殺的，但因為遇見了我，談了半夜，胸中的煩悶，有一半消散了，所以就同我一道又轉了回來。『無限胸中煩悶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他自白的時候還念出了這兩句詩來，藉作解嘲。以後他就因傷風而發生了肺炎，肺炎癒後，就一直的為結核菌所壓倒了。

談了許多懷舊談後，話頭一轉，我就提到了他的一回的喜事。

『這一回的喜事麼？我在那信裏也曾和你說過。』

談話的內容，一從空想追懷轉向了現實，他的聲氣就低了下去，又回復了他舊日的沈靜的態度。

『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對這事情最起勁的，倒是我的那位年老的娘。這一回的一切準備麻煩，都是她老人家在替我忙的。這半個月中間，她差不多日日跑城裏。現在是已經弄得完完全全，什麼都預備好了，明朝一早，就要來搭燈彩，下午是女家送嫁裝來，後天就是正日。可是老都，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受，就是蓮兒——這是我妹妹的小名——近來似乎是很不高興的樣子。她話雖則不說，但因為她是很天眞的緣故，所以在態度上表情上處處我都看得出來。你是初同她見面，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平時她着實要活潑哩，簡直活潑得同現代的那些共產女郎一樣，不過她的活潑是天性的純眞，而那些現代女郎，却是學來的時髦。……按說哩，這心緒的惡劣，也是應該的，她雖則是一個純眞的小孩子，但人非木石，究竟總有一點兒感情，看到了我們這裏的婚事熱鬧，無論如何，總免不得要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淒涼的。並且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機彷彿是她在覺得自己以後的寄身無處。這兒雖是娘家，但她却是已經出過嫁的女兒了，哥哥討了嫂嫂，她還有什麼權利再寄食在娘家呢？所以我當這婚事在談起的當初就一次兩次的對她說過了，不管她怎樣，她總是我的妹妹，除非她要再嫁，則沒有話說，要是不然的話，那她是一輩子有和我同居，和我對分財產的權利的。請她千萬不要自己感到難過。這一層意思，她原也明白，我的性情，她是曉得的，可是不曉得怎麼她近來似乎總有點不大安閑的樣子。你來得正好，順便也可以勸勸她。并且明天發嫁裝結燈彩之類的事情，怕她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我想明朝一早就叫她陪你出去玩去，省得她在家裏一個人在暗中受苦。」

「那好極了，我明天就陪她出去玩一天回來。」

「那可不對，假使是你陪她出去玩的話，那是形跡更露，愈加要使她難堪了。非要裝作是你要她去作陪不行。彷彿是你想出去玩，但我却沒有工夫陪你，所以只好勉強請她和你一道出去。要這樣，她纔安易。」

「好，好，就這麼辦，明天我要她陪我去逛五雲山去。」

正談到了這裏，他的那位老母從客室後面的那扇側門裏走出來了，看到了我們的坐在微明灰闇的客室裏談天，她又笑了起來說：

「十幾年不見的一段總賬，你們難道想在這幾刻工夫裏算牠清來麼？有什麼話談得那麼起勁，連燈都忘了點一點？則生，你這孩子眞像是瘋了，快立起來把那盞保險燈點上。」

說着她又走回到了廚下，去拿了一盒火柴出來，則生爬上桌子，在點那盞懸在客室正中的保險燈的時候，她就問我吃晚飯之先要不要喝酒。則生一邊在點燈，一邊就從肩背上叫他娘說：

「娘，你以爲他也是肺癆病鬼麼？郁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

「那麼你快下來去開罎去罷，今天挑來的那兩罎酒，不曉得好不好，請郁先生嘗嘗看。」

他娘聽了他的話後，就也昂起了頭，一面在看他點燈，一面在催他下來去開酒去。

『幸而是酒，請郁先生先嘗一嘗新，倒還不要緊，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

他笑說着從桌子上跳了下來，他娘眼睛望着了我，嘴唇却朝着了他啐了一聲說：

『你看這孩子，說話老是這樣不正經的！』

『因為他要做新郎官了，所以在高興。』

我也笑着對他娘說了一聲，旋轉身就一個人踱出了門外，想看一看這翁家山的秋夜的月明，屋內且讓他們母子倆去開酒去。

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了。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就也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畏敬之思。我獨立在庭前的月光亮裏看不上幾分鐘，心裏就有點寒竦竦的怕了起來，回身再走回客室，酒菜杯筷，都已熱汽蒸騰的擺好在那裏候客了。

四個人當吃晚飯的中間，則生又說了許多笑話。因為在前回聽取了一番他所告訴我的衷情之後，我於舉酒杯的瞬間，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覺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臉上，的確似乎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裏的樣子。這一餐晚飯，吃盡了許多時間，我因為白天走路走得不少，而談話之後又感到了一點興奮，肚子有點餓了，所以酒和菜竟吃得比平時要多一倍。到了最後將快吃完的當兒，我就向則生提出說：

『老翁，五雲山我倒還沒有去玩過，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一道去玩一趟？』

則生仍復以他的那種滑稽的口吻回答我說：

『到了結婚的前一日，新郎官那裏走得開呢，還是改天再去罷，等新娘子來了之後，讓新郎新婦抬了你去燒香，也還不遲。』

我却仍復主張着說，明天非去不行。則生就說：

『那麼替你去叫一頂轎子來，你坐了轎子去，橫豎是明天轎夫會來的。』

『不行不行，遊山玩水，我是喜歡走的。』

『你認得路麼？』

『你們這一種鄉下的僻路，我那裏會認得呢？』

『那就怎麼辦呢？……………』

則生抓着頭皮，臉上露出了一臉爲難的神氣。停了一二分鐘，他就舉目向他的妹妹說

『蓮！你怎麼樣？你是一位女豪傑，走路又能走，地理又熟悉，你替我陪了郁先生去怎麼樣？』

他妹妹也笑了起來，舉起眼睛來向她娘看了一眼。接着她娘就說：

『好的，蓮還是你陪了郁先生去罷，明天你大哥是走不開的。』

我一看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有了答應的意思了，所以又追問了她一聲說：

『五雲山可着實不近哩，你走得動的麼？回頭走到半路，要我來背那可辦不到。』

她聽了這話，就眞同從心坎裏笑出來的一樣笑着說：

『別說是五雲山，就是老東嶽，我們也一天要往返兩次哩。』

從她的紅紅的雙頰，豐突的胸脯，和肥圓的肩臂看來，這句話也決不是她誇的大口。吃完晚飯，又談了一陣閑天，我們因爲明天各有忙碌的操作在前，所以一早就分頭到房裏去睡了。

山中的淸曉，又是一種特別的情景。我因爲昨天夜裏多喝了一點酒，上牀去一睡，就同大石頭掉下海裏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喞喞的鳥聲喧噪得厲害，我滿以爲還是夜半，月明將野鳥驚醒了，但睜開眼掀開帳子來一望，窗內窗外已飽浸着晴天爽朗的淸晨光線，窗子上面的一角，却已經有一縷朝陽的紅箭射到了。急忙滾出了被窩，穿起衣服，跑下樓去一看，她們母子三人，也已梳洗得妥妥服服，說是已經在做了箇把鐘頭的事情之後，平常她們總是於五點鐘前後起牀的。這一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山中住民的生活秩序，又使我對她們感到了無窮的敬意。四人一道吃過了早餐，我和則生的妹妹，就整了一整行裝，預備出發。臨行之際，他娘又叫我等一下子，她很迅速地跑上樓上去取了一枝黑漆手杖下來，說這是則生生病的時候用過的，走山路的時候，用牠來撐扶撐扶，氣力要省得多。我謝過了她的好意，就讓則生的妹妹上前帶路，走出了她們的大門。

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得可愛。太陽已經昇高了，但牠的領域，還只限於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乾，而一味淸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入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像是宿夢也能搖醒的樣子。起初還在翁家山村內走着，則生的妹妹，對村中的同姓，三步一招呼，五步一立談的應接得忙不暇給。走盡了這村子的最後一家，沿了入谷的一條石板路走上下山面的時候，遇見人也沒有了，前面的眺望，也轉換了一箇樣子，朝我們去的方向看去，原又是岡巒的起伏和別墅的縱橫，但稍一住脚，掉頭向東面一望，一片同呵了一口氣的鏡子似的湖光，却躺在眼下了。遠遠從兩山之間的谷頂望去，并且還看得出一角城裏的人家，隱約藏躱在尙未消盡的湖霧當中。

我們的路先朝西北，後又向西南，先下了山坡，後又上了山背，因爲今天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消磨，所以一離了村境，我就走得特別的慢，每這裏看看，那裏看看的看個不住。若看見了一件稍可注意的東西，那不管牠是風景裏的一點一堆，一山一水，或植物界的一草一木與動物界的一鳥一蟲，我總要拉住了她，尋根究底的問得牠仔仔細細說也奇怪，小時候只在村裏的小學校裏念過四年書的她，——這是她自已對我說的——對於我所問的東西，却沒有一樣

不曉得的關於湖上的山水古蹟，廟宇樓台哩，那還不要去管牠，大約是生長在西湖附近的人，個個都能夠說出一箇大概來的，所以她的知道得那麼詳細，倒還在情理之中，但我覺得最奇怪的，却是她的關於西湖附近的區域之內的種種動植物的知識。無論是如何小的一隻鳥，一箇蟲，一株草，一條樹，她非但各能把牠們的名字叫出來，並且連幾時孵化，幾時他遷，幾時鳴叫，幾時脫殼，或幾時開花，幾時結實，花的顏色如何，果的味道如何等，都說得非常有趣而詳盡，使我覺得彷彿是在讀一部活的樺候脫的賽兒鵬自然史（G.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而樺候脫的書，卻決沒有敍述得她那麼樸質自然而富於刺激，因爲聽聽她那種舒徐清澈的語氣，看看她那一雙天生成像餉使過耐吻脂胭棒般的紅脣，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臉微笑，在知的分子之外，還不得不添一種情的成分上去，於書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層人的風韻在裏頭。我們慢慢的談着天，走着路，不上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竟恍恍惚惚，像又回復了青春時代似的完全爲她迷倒了。

她的身體也眞發育得太完全，穿的雖是一件鄉下裁縫做的不大合式的大綢夾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後部，緊密的腰部，和斜圓的脛部的曲線，看得要簇生異想，就是她的兩隻圓而且軟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貪鄙起來。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講話哩，則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那一個隆整的尖鼻，那一張紅白相間的橢圓嫩臉，和因走路走得氣急，一呼一吸漲落得特別快的那個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惱殺。還有她那一頭不曾剪去的黑髮哩，梳的雖然是一個自在的懶結，但一映到了她那個圓而且白的額上，和短而且肥的頸際，看起來，又格外的動人。總之，我在昨天晚上，不會在她身上發見的康健和自然的美點，今天因這一回的遊山，完全被我觀察到了。此外我又在她的談話之中，證實了翁則生也和我曾經講到過的她的生性的活潑與天眞。譬如我問她今年幾歲了？她說，二十八歲，我說這眞看不出，我起初還以爲你只有二十三四歲，她說，女人不生產是不大會老的。我又問她，對於則生這一回的結婚，你有點什麼感觸？她說，另外也沒有什麼，不過以後長住在娘家，似乎有點對不起大哥和大嫂。像這一類的純粹眞率的

談話。我另外還聽取了許多許多，她的樸素的天性，眞眞如翁則生之所說，是一個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爬上了龍井獅子峯下的一處平坦的山頂，我於聽了一段她所講的如何的栽培茶葉，如何的摘取焙烘，與那時候的山家生活的如何緊張而有趣的故事之後，便在路旁的一塊大岩石上坐下了。遙對着在晴天下太陽光裏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遙山，我的雙眼只凝視着蒼空的一角，有半嚮不會說話。一邊在我的腦裏，却只在回想着德國的一位名延生（Jenson）的作家所著的一部小說野紫薇愛立喀（Die Braune Erika）。這小說後來又有一位英國的作家哈特生（Hodson）摹仿了，寫了一部綠陰（Green Mansions）。兩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都是一個極可愛的生長在原野的天眞的女性，而女主人公的結果後來都是不大好的。我沈默着癡想了好久，她却從我背後用了她那隻肥軟的右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我的肩膀。

『你一聲也不響的在那裏想什麼？』

我就伸上手去把她的那隻肥手揑住了，一邊就扭轉了頭微笑着看入了她的那雙大眼，因爲她是坐在我的背後的。我揑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裏臉上却絲毫也沒有羞懼與驚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的笑容一樣。看了我這一種奇怪的形狀，她過了一歇，反又很自然的問我說：

『你究竟在那裏想什麼？』

倒是我被她問得難爲情起來了，立時覺得兩頰就潮熱了起來。先放開了那隻被我揑住在那兒的她的手，然後乾咯了兩聲，最後我就鼓動了勇氣，發了一聲同被絞出來似的答語：

『我……我在這兒想你！』

『是在想我的將來如何的和他們同住麼？』

她的這句反問，又是非常的率眞而自然，滿以爲我是在爲她設想的樣子，我只好沈默着把頭點了幾點，而眼睛裏

却酸溜溜的覺得有點熱起來了。

『啊，我自己倒並沒有想得什麼傷心，爲什麼，你，你却反而爲我流起眼淚來了呢？』

她像吃了一驚似的立了起來問我，同時我也立起來了，且在將身體起立的行動當中，乘機拭去了我的眼淚。我的心地開朗了，慾情也淨化了，重復向南慢慢走上嶺去的時候，我就把剛纔我所想的心事盡情告訴了她。我將那兩部小說的內容講給了她聽，我將我自己的邪心說了出來，我對於我剛纔所觸動的那一種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末後，便這樣的對她說：

『對於一個潔白得同白紙似的天眞小孩，而加以玷汚，是不可赦免的罪惡。我剛纔的一念邪心，幾乎要使我犯下這個大罪了。幸虧是你的那顆純潔的心，那顆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這一個險。不過我雖則犯罪的形跡沒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經犯過罪的。所以你要罰我的話，就是處我以死刑，我也毫無悔恨。你若以爲我是那樣卑鄙而將來永沒有改善的希望的話，那今天晚上回去之後，向你大哥母親，將我的這一種行爲宣布了也可以。不過你若以爲這是我的一時糊塗，將來是永也不會再犯的話，那請你相信我的誓言，以後請你當我作你大哥一樣那麼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難，有不了的事情，我總情願以死來代替着你。』

當我在對她作這些懺悔的時候，兩人起初是慢慢在走的，後來又在路旁坐下了。說到了最後的一節，倒是她反同小孩子似的發着抖，捏住了我的兩手，倒入了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我等她哭了一陣之後，就拿出了一塊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淚，將我的嘴唇輕輕地擱到了她的頭上。兩人偎抱着沈默了好久，我又把頭俯了下去問她，我所說的這段話的意思，究竟明白了沒有。她眼看着了地上，把頭點了幾點。我又追問了她一聲：

『那麼你承認我以後做你的哥哥了不是？』

她又仰視着把頭點了幾點，我撒開了雙手，又伸出去把她的頭捧了起來，使她的臉正對着了我。對我凝視了一會，

她的那雙淚珠還沒有收盡的水汪汪的眼睛，却笑起來了。我乘勢把她一拉，就同她攜着手並立了起來。

『好，我們是已經決定了，我們將永久地結作最親愛最純潔的兄妹。時候已經不早了，讓我們快一點走，趕上五雲山去吃午飯去。』

我這樣說着，攜着她向前一走，她也恢復了早晨剛出發的時候的元氣，和我並排着走向了前面。

兩人沈默着向前走了幾十步之後，我側眼向她一看，同奇蹟似地忽而她的臉上看出了一層一點兒憂慮也沒有的滿含着未來的希望和信任的聖潔的光耀來。這一種光耀，却是我在這一刻以前的她的臉上從沒有看見過的。我愈看愈覺得對她生起敬愛的心思來了，所以不知不覺，在走路的當中竟接連着看了她好幾眼。本來只是笑嬉嬉地在注視着前面太陽光裏的五雲山的白牆頭的她，因爲我的脚步的遲亂，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注意力的分散了，將頭一側，她的雙眼，却和我的視線接成了兩條軌道。她又笑起來同時也放慢了脚步，再向我看了一眼，她纔靦腆地開始問我說：

『那我以後叫你什麼呢？』

『你叫則生叫什麼，就叫我也叫什麼好了。』

『那麼——大哥！』

大哥的兩字，是很急速的緊連着叫出來的，聽到了我的一聲高聲的『啊！』的應聲之後，她就漲紅了臉，撒開了手，大笑着跑上前面去了。一面跑一面她又回轉頭來，『大哥！』『大哥！』的接連叫了我好幾聲。等我一面叫她別跑，一面我自己也跑着追上了她背後的時候，我們的去路已經變成了一條很窄的石嶺，而五雲山的山頂，看過去也似乎是很近了。仍復了平時的脚步，兩人分着前後，在那條窄嶺上緩步的當中，我纔覺得眞眞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樣子，滿含着了慈愛，很正經地吩咐她說：

『走得小心，這一條嶺多麼險啊！』

走到了五雲山的財神殿裏，太陽剛當正午，廟裏的人已經在那裏吃中飯了。我們因爲在太陽底下的半天行路口已經乾渴得像旱天的樹木一樣，所以一進客堂去坐下，就教他們先起茶來，然後再開飯給我們吃，洗了一個手臉，喝了兩三碗清茶，靜坐了十幾分鐘，兩人的疲勞與奮都已平復了過去，這時候饑餓卻抬起頭來了，於是就又催他們快點開飯。這一餐只我和她兩人對食的五雲山上的中餐，對於我正敵得過英國詩人所幻想着的亞力山大王的高宴，若講到心境的滿足，和諸與食慾的高潮亢進，那恐怕亞力山大王還遠不及當時的我。

吃過午飯，管廟的和尚又領我們上前後左右去走了一圈，這五雲山，實在是高，立在廟中閣上，開窗向東北一望，湖上的羣山，都像是青色的土堆了。本來西湖的山水的妙處，就在於牠的比舞台上的布景又眞實偉大一點，而比各處的名山大川又同盆景似地整齊渺小一點這地方，而五雲山的氣概，卻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與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遊人是不會到的，就在這一點上，五雲山已略備着名山的資格了，更何況前面遠處，蜿蜒盤曲在青山綠野之間的，是一條歷史上也着實有名的錢塘江水呢？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隻鎖在鐵籠子裏的白熊來看，那這五雲山峯與錢塘江水，便是一隻深山的野鹿。籠裏的白熊，是只能滿足滿足膽怯無力者的冒險雄心的，至於深山的野鹿，雖沒有高原的獅虎那麼雄壯，但一般自由奔放之情，卻可以從牠那裏攝取得來。

我們在五雲山的南面，又看了一會錢塘江上的帆影與青山，就想動身上我們的歸路了，可是舉起頭來一望，太陽還在中天，只西偏了沒有幾分。從此地回去，路上若沒有就擱，是不消兩個鐘頭，就能到翁家山上的；本來是打算出來把一天光陰消磨過去的我們，回去得這樣的早，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的時間了麼？所以走到了五雲山西南角的一條狹路邊上的時候，我就又立了下來，拉着了她的手親親熱熱地問了她一聲：

『蓮，你還走得動走不動？』

『起碼三十里路總還可以走的。』

她說幾句話的神氣，是富有着自信和決斷，一點也不帶些誇張賣弄的風情，眞眞是自然到了極點，所以使我看了不得不伸上手去向她的下巴底下撥了一撥。她怕癢，縮着頭頸笑起來了，我也笑開了大口，對她說：

『讓我們索性上雲棲去罷！這一條是去雲棲的便道，大約走下去，總也沒有多少路的，你若是走不動的話，我可以背你。』

兩人笑着說着，似乎只轉瞬之間，已經把那條狹窄的下山便道走盡了大半了。山下面儘是些綠玻璃似的翠竹，西斜的太陽晒到了這條塢裏，一種又清新又寂靜的淡綠色的光同清水一樣，滿浸在這附近的空氣裏在流動。我們到了雲棲寺裏坐下，剛喝完了一碗茶，忽而前面的大殿上，有嘈雜的人聲起來了，接着就走進了兩位穿着分外寬大的黑布和尚衣的老僧來。知客僧便指着他們誇耀似地對我們說：

『這兩位高僧，是我們方丈的師兄，年紀都快八十歲了，是從城裏某公館裏回來的。』

城裏的某巨公的確是一位佞佛的先鋒，他的名字，我本係也聽見過的，但我以爲同和尚來談這些俗天，也不大相稱，所以就把話頭扯了開去，同和尚大殿上的嘈雜的人聲，是爲什麼而起的，知客僧輕鄙似地笑了一笑說：

『還不是城裏的轎夫在敲酒錢？轎錢是公館裏付了來的，這些窮人心實在太兇。』

這一個伶俐世俗的知客僧的說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起來了，所以就要求他說：

『你領我們上寺前寺後去走走罷？』

我們看過了『御碑』及許多石刻之後，穿出大殿，那幾個轎夫還在咕嚕着沒有起身，我一半也覺得走路走得太多了，一半也想給那個知客僧以一點顏色看看，所以就走了上去對轎夫說：

『我給你們兩塊錢一個人，你們背我們兩人回翁家山去好不好？』

轎夫們喜歡極了，同打過嗎啡針後的鴉片嗜好者一樣，立時態度一變，變得有說有笑了。

知客僧又陪我們到了寺外的修竹叢中。我看了竹上的或刻或寫在那裏的名字詩句之類，心裏倒有點奇怪起來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也同轎夫他們一樣，笑迷迷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聽了他的解釋，倒也覺得非常有趣，所以也就拿出了五個紙幣遞給了他，說：

『我們也來買兩枝竹放放生罷！』

說着我就向立在我旁邊的她看了一眼，她却正同小孩子得到了新玩意兒還不敢去撫摸的一樣，微笑着靠近了我的身邊輕輕地問我：

『兩枝竹上寫什麼名字好？』

『當然是一枝上寫你的，一枝上寫我的。』

她笑着搖搖頭說：

『不好，不好，寫名字也不好，兩個人分開了寫也不好。』

『那麼寫什麼呢？』

『只教把今天的事情寫上去就對。』

我靜立着想了一會，恰好那知客僧向寺裏去拿了油墨和筆也已經拿到了。我揀取了兩株並排着的大竹，提起筆來，就各寫上了『郁翁兄妹放生之竹』的八個字，將年月日寫完之後，我擱下了筆，回頭來問她這八個字怎麼樣，她眞像是心花怒放似的笑着，不說話而儘在點頭。在綠竹之下的這一種她的無邪的憨態，又使我深深地，深深地受了一個感動。

坐上轎子，向西向南的在竹蔭之下走了六七里坂道，出梵村，到閘口西首，從九溪口折入九溪十八澗的山坳，登楊梅嶺，到南高峯下的翁家山的時候，太陽已經懸在北高峯與天竺山的兩峯之間了。她們的屋裏，早已掛上了滿堂的燈

彩。上面的一對紅燭，也已經點盡了一半的樣子。嫁裝似乎已經在新房裏擺好，客廳上看熱鬧的人，也早已散了。我們轎子一到，則生和他的娘，就笑着迎了出來，我付過轎錢，一踏進門檻，他娘就問我說：

『早晨拿出去的那枝手杖呢？』

我被她一問，方纔想起，便只笑着搖搖頭對她慢聲的說：

『那一枝手杖麽？——做了我的祭禮了。』

『做了你的祭禮？什麽祭禮？』

則生驚疑似地問我。

『我們在獅子峯下拜過天地，我已經和你妹妹結成了兄妹了。那一枝手杖，大約是忘記在那塊大岩石的旁邊的。』

正在這個時候，先下轎而上樓去換了衣服下來的他的妹妹，也嬉笑着，走到了我們的旁邊。則生聽了我的話後，就也笑着對他的妹妹說：

『蓮，你們眞好！我們倒還沒有拜堂，而你和老郁，却已經在獅子峯拜過天地了，并且還把我的一枝手杖忘掉，作了你們的祭禮。娘！你說這事情應怎麽罰罰他們？』

經他這一說，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我也情願自己認罰，就認定後日暖房，算作是我一個人的東道。

這一晚翁家請了媒人及四五個近族的人來吃酒，我和新郎官，在下面奉陪。做媒人的那位中老鄉紳，身體雖則並不十分肥胖，但相貌態度，却也是很裕富的樣子。我和他兩人乾杯，竟乾滿了十八九杯。因酒有點微醉，而日裏的路，也走得很多，所以這一晚睡得比前一晚還要沉熟。

九月十二的那一天結婚正日，大家整整忙了一天。婚禮雖係新舊合參的儀式，但因兩家都不喜歡鋪張，所以百事也還比較簡單。午後五時，新娘轎到，行過禮後，那位好好先生的媒人，硬要拖我出來代表來賓，說幾句話。我推辭不得，就

先把我和則生在日本念書時候的交情說了一說，末了我就想起了則生同我說了遲桂花的好處，因而就抄了他的一段話來恭祝他們：

『則生前天對我說，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爲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現在兩位的結婚，比較起平常的結婚年齡來，似乎是覺得太遲了一點了，但結婚結得遲，日子也一定經得久。明年遲桂花開的時候，我一定還要上翁家山來，我豫先在這兒計算，大約明年來的時候，在這兩株遲桂花的中間，總已經有一枝早桂花發出來了。我們大家且等着，等到明年這個時候，再一同來吃他們的早桂花的喜酒。』

說完之後，大家就坐攏來吃喜酒，猜猜拳，鬧鬧房，一直鬧到了半夜，各人方纔散去。當這一日的中間，我時時刻刻在注意着偷看則生的妹妹的臉色，可是則生所說而我也曾看到過的那一種悲寂的表情，在這一日當中卻終日沒有在她的臉上流露過一絲痕跡。這一日，她笑的時候，眞是樂得難耐似的完全是很自然的樣子。因了她的這一種心情的反射的結果，我當然可以不必說，就是則生和她的母親在這一日裏，也似乎是愉快到了極點。

因爲兩家都喜歡簡單成事的緣故，所以三朝回郎等繁褥的禮節，都在十三那一天白天行完了，晚上餪房，總算是我的東道。則生雖則很希望我在他家裏多住幾日，可以和他及他的妹妹談談笑笑，但我一則因爲還有一篇稿子沒有做成，想另外上一個更僻靜點的地方去做文章，二則我覺得我這一次吃喜酒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所以在餪房的翌日，就離開翁家山去乘早上的特別快車趕回上海。

送我到車站的，是翁則生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等開車的信號鐘將打，而火車的機關頭上在吐白烟的時候，我又從車窗裏伸出了兩手，一隻捏着了則生，一隻捏着了他的妹妹，很重很重的捏了一回。汽笛鳴後，火車微動了，他們兄妹倆又隨車前走了許多步，我也俯出了頭，叫他們說：

『則生！再見！再見！但願得我們都是遲桂花！』

火車開出了老遠老遠，月台上送客的人都回去了，我還看見他們兄妹倆直立在東面月台篷外的太陽光裏，在向我揮手。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杭州寫

作者附註

讀者注意！這小說中的人物事蹟，當然都是虛擬的，請大家不要誤會。

第二輯

海上通訊

晚秋的太陽，祇留上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是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紅艷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列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有惜別的餘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受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周圍邊上只帶着一道紅圈。是薄寒淺冷的時候，是泣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以我的性情而論，在這樣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別的悲哀裏，滿滿的享受一場 Sentimental Sweetness 否則也應該自家製造一種可憐的情調，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風塵僕僕，一事無成。若上舉兩事都辦不到的時候，至少也應該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那偉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這三種情懷，我一種也釀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雜亂的海輪中層的艙口，我的心裏只充滿了一種憤恨，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殺死幾個人，纔肯甘休。這憤恨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因為上船的時候，海關上的一個下流的外國人，定要把我的書箱打開來檢查，檢查之後，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寧的一冊著作拿去。二是因為新開河口的一家賣票房，收了我頭等艙的船錢，騙我入了二等的艙位。

啊啊，掠奪欺騙，原是人的本性，若能達觀，也不合有這一番氣憤，但是我的度量卻狹小得同耶穌教的上帝一樣，若受着不平，總不能忍氣吞聲的過去。我的女人曾對我說過幾次，說這是我的致命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改不過這個惡習慣來。

輪船愈行愈遠了，兩岸的風景一步一步的荒涼起來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憤，却終於漸漸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實對你們說，自從你們下船之後，我一直到了現在，方想起你們三人的孤凄的影子來。啊啊，我們本來是反逆時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註定的。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為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

天色暗下來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樓頭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懷中在那裏伊吾學語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幾位比我們還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濤，你若能這樣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惱。我願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陽光裏，我願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汙泥深處去，我願意背負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惡疾，就在此處消滅了我的殘生。

啊啊！這些感傷的詠嘆，祇能博得惡魔的一臉微笑，幾個在資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將要拿了我這篇文字，去佐他們的淫樂的金罇，我不說了，我不再寫了，我等那一點西方海上的紅雲消盡的時候，且上艙裏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這是日本人所說的Yakezake！

（十月五日七時書）

昨天晚上因為多喝了一杯白蘭地，并且因為前夜在F．F．飯店裏的一夜疲勞，還沒有回復，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夢見了一個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艙，我便要求她和我親嘴的時候，她回覆我說：

『你若要寶石，我可以給你Rajahs diamond。
你若要王冠，我可以給你世上最大的國家，
但是這緋紅的嘴唇，這未開的薔薇花瓣，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來！』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結果竟做了一個風月寶鑑裏的迷夢，所以今天頭昏得很什麼也想不出來。但是與海天相對，終覺得無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說『被剪的花兒』讀了。

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說周作人氏也曾譯過幾篇，但那幾篇並不是他的最大的傑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鬱』了。其他如『指紋』『李太白』等，都是優美無比的作品。最近發表的小說集『太孤寂了』我還不曾讀過，依我看來這一篇『被剪的花兒』也可說是他近來的最大的收穫。書中描寫主人公失戀的地方，眞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於畫虎不成。他在日本現代的作家中，並不十分流行。但是讀者中間的一小部分，却是對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的。有一次何畏對我說：

『達夫！你在中國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樣。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淸潔高傲，中國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辦不到的。』

慚愧慚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國，想以作家立身，非但乾枯的我沒有希望，即使 Victor Hugo, Charles Dickens, Gerhart Hauptmann 等來，也是無望的。

沫若！仿吾！我們都是笨人，我們棄去了康莊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尋到這一條荊棘叢生的死路上來。我們即使在半路上氣絕身死，也同野狗的斃於道旁一樣，却是我們自家尋得的苦惱，誰也不能來和我們表同情，誰也不能來收拾我們的遺骨的。呵呵！又成了牢騷了，『這是中國文人最醜的惡習，非絕滅牠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說了罷！

單調的海和天，單調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縮得不堪。十二時中，足破這單調的現像，只有晩來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擱住了筆，去看 The glorious Sun Setting 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時候）

這一次的航海，眞奇怪得很，一點兒風浪也沒有，現在船已到了烟台了。烟台港同長崎門司那些港一些兒也沒有分別，可惜我沒有金錢和時間的餘裕，否則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異鄉的情調，倒也很有趣味。烟台的結晶處是東首臨海的烟台山。在這座山上，有領事館，有燈台，有別莊，正同長崎市外的那所檢疫所的地點一樣。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檢疫所作的詩麼？我現在坐在船上，遙遙的望着這烟台的一帶山市，也起了拿破崙在纔來鄰島上之感啊，啊，飄流人所見大抵略同？——我們不是英雄，我們且說飄流人罷！

山東是產苦力的地方，烟台是苦力的出口處。船一停錨，搶上來的兇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强人，眞把我駭死，我足足在艙裏躲了三個鐘頭，不敢出來。

到了日暮，船將起錨的時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艙，上船舷上來看落日。在海船裏，除非有衣擺奈此的小說『默示錄的四騎士』中所描寫的那種同船者的戀愛追逐之外，另外實沒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所以我這一次的通信裏所寫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 Abend Roethe, etc,etc.請你們不要笑我的重複！

我剛纔說過烟台港和門司長崎一樣，是一條狹長的港市，環市的三面都是淺淡的連山，東面是烟台山，一直西去，當太陽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脈，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是我想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陽』『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沒有了。

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的中間，都只染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蒙蒙的起了，便使我想起故鄉城市的日暮的景色來，因爲我的故鄉，也是依山帶水，與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呀！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了下去。一陣涼風吹來，忽使人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烟台市中一點兩點漸漸增加起來的燈火，看看甲板上幾個落了伍急急忙忙趕回家去的賣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兩粒眼淚來。我記得我女人有一次說，小孩子到了日暮，總要哭着尋他的娘抱，因爲怕晚上沒有睡覺的地方。這時候

我的心裏，大約也被這一種Mostalgia籠罩住了吧。否則何以會這樣的落寞！這樣的傷感！這樣的悲愁無着處呢！

這船今晚上是要離開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後是在渤海裏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郵。願你與娵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願你們的精神能够振刷；啊啊，這樣在勉勵你們的我自家精神正頹喪得很呀！我還要說什麽？我還有說話的資格麽？

（十月七日晚八時烟台艙中）

不知在什麽時候，我記得你曾說過，沬若，你說：『我們的拿起筆來要寫，大約是已經成了習慣了，無論如何，我此後總不能絕對的廢除筆墨的。』這一種馮婦之習，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樣的吧。現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寫了，

昨天船離了烟台即起大風，船中的一班苦力箇箇頭上都淋成五色。這是什麽理由呢？因爲他們都是連綿席地而臥，所以你枕我的頭，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傳染過去。挺而走險，急不能擇，他們要吐的時候就不問是人頭人足，如長江大河的直瀉下來。起初吐的是雜物，後來吐黃水，最後就赤化了。我在這一個大吐場裏，心裏雖則難受，但却沒有效他們的顰。大約是曾經滄海的結果，也許是我已經把心肝嘔盡，沒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蘆草上看的。幾堆泥屋，一灘野草，野草裏的鷄犬，泥屋前的穿紅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裏的風景。

船靠岸的時候，已經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頭等我。半年不見，在青白的瓦斯光裏，他說我又瘦了許多。非關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從清冷的長街上，在灰闇涼冷的空氣裏，把身體搬上這家旅店裏之後，哥哥纔把新總統明晚晉京的話，告訴我聽，好一箇魏武之子孫，幾年來的大願，總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憐了我們小百姓，有苦說不出來。聽說上海又將打電報，擡菩薩，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戲。我希望那些有主張的大人先生，要幹快幹，不要虛張聲勢的說『來來來！幹幹幹！』因

為調子唱得高的時候，胡琴有脫板的危險，中國的沒有眞正革命起來的原因，大約是受的『發明電報者』之害哟！

幾天不看報，倒覺得淸淨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國特有的承平新氣象，我生在這樣的一箇太平時節，心裏實在是怕看這些黃帝之子孫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車站的火車輪聲，也漸漸的聽不見了，這一間奇形怪狀的旅舍裏，也只充滿了鼾聲。窗外沒月亮，冷空氣一陣一陣的來包圍我赤裸裸的雙脚。我雖則到了天津，心裏依然是猶豫不定；

『究竟還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還是到故鄉家裏去作隱士？』
名義上自然是隱士好聽，實際上終究是飄流有趣。等我來問一個諸葛神卦，再決定此後的行止罷！

勅勅勅，弟子郁，……

……………………………………

……………………………………

（十月八日夜三時書於天津的旅館內）

病閒日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廣州

一日，陰晴舊歷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今朝是失業後的第一日早晨起來就覺得是一個失業者了，心裏的鬱悶，比平時更甚，天上有半天雲障，半天藍底。太陽也時出時無，冷氣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來，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强和他照了一個。順便就走到創造社出版部廣州分部去坐談，木天和麥小姐接着來了，雜談了些閑天和他們去別有村吃中飯。喝了三大杯酒，竟醉倒了，身體近來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黃埔返省，談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一直到夜間十時，總算把大體決定了。

今天曾至學校一次，問欠薪事，因委員等不在，沒有結果。

接了荃君的來信，傷感之至，大約三數日後，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來。

此番計自陽歷十月二十日到廣州以來，迄今已有四十餘天了，這中間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寫不成功，明天起，當更努力。

二日，陰，星期四，舊歷十月二十八日。

天氣不好，人亦似受了這支配，不能振作有爲，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爲有同鄉數人要求，所以在家裏等他們，

想看書，也看不進去，只寫了一封給荃君的信。

十時左右，來了一位同鄉的華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陣，便去訪夷乘。在夷乘那裏，却遇見了伍某，他請我去吃飯，一直到了午後的三時，纔從西園酒家出來，這時候天忽大晴且熱。

和仿吾在創造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無聊，因與來訪者郭君汝炳，去看電影。是Alexander Dumas 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D'Artangan係由 Douglas Fairbanks扮演，很有精彩，我看此影片，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係在東京看的，已經成了四五年前的舊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學生，他這一回知道了我的辭職，並且將離去廣州，很是傷感，所以特來和我玩兩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顧梁汾的彈指詞。

晚上回來，寂寥透頂，心裏不知怎麼的總覺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舊曆十月二十九日。

午前九時，又有許多青年學生來訪，郭君汝炳於十時前來，贈我西冷詞萃四冊和他自己的詩晚霞一冊。

和他出去到照相館照相，離情別緒，一時都集到了我的身上。因爲照相者是一個上海人，他說上海話的時候，使我憶起了別離未久的上海，憶起了流落的時候每在那裏死守着的上海，並且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舊和往日一樣，失了業，落了魄，蕭蕭歸去的上海。

照相後，去西關午膳，膳後坐了小艇，上荔枝灣去。天晴雲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雲山，只見一座紫金堆，橫躺在陽光裏，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這裏却將交入殘冬了。一路上聽風看水，搖出白鵝潭，橫斜叉到了荔枝灣裏，到荔香園上岸，看了凋零的殘景衰敗的亭台，頗動著張翰秋風之念。忽而在一條小路上，遇見了留學日本時候的一位舊同學，在學校裏此番被辭退的淵君。兩三個都是不得意的閒人，從殘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園來，對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傷

懷之感。

在西關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別了，走上茶樓去和溫君喝了半天茶。午後四五點鐘仍到學校裏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負責的委員們，薪金又不能領出，懊喪之至。

晚上又有許多年青的學生及慕我者設餞筵於市上，席間遇見了許多生人，一位是江蘇的姓曾的女士，已經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飯，一位是石蘅青的老弟，態度豪邁，不愧爲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獨多，醉了。十點多鐘，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陳震君又上電影館去看『三劍客』，到十二點散戲出來，酒還未醒。路上起了危險的幻想，因爲時候太遲了，所以送白薇到門口的一段路上，緊張到了萬分，是決定一齣大悲喜劇的楔子。總算還好，送她到家，祇在門口遲疑了一會，終於揚聲別去。

這時候天又開始在微雨，回學校終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車上陳塘的妓窟裏去。午前一點多鐘到了陳塘，穿來穿去走了許多狹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館都已閉門睡了。各處酒樓上，絃歌和打麻雀聲爭喧，眞是好個銷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紅樓，話既不通，錢又沒有，只得在熱鬧的這一角腐頹空氣裏，閒跑瞎走了半個多鐘頭，覺得像這樣的雨中飄泊，終究捱不到天明，所以就摸出了一條小巷，坐洋車奔上東堤的船上去。

夜已經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賣去的私娼和白天不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東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兩個年青的蜑婦，隔着一重門同睡，她們要我叫一個老舉來伴宿，我這時候精神已經被耗蝕盡了，只是搖頭不應。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裏終究是怕的，一邊念着周美成的『少年遊』：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感舊）一邊只在對了橫陳着的兩蜑婦發抖，一點一滴的數着鐘聲，吸了幾枝烟卷，打死了幾個蚊子，在黑黝黝的洋燈底下，在朱紅漆的畫艇中間，在微雨的江上，在車聲脚步聲都已死寂了的岸頭，我只好長吁短嘆，嘆我半生戀愛的不成，嘆

我年來事業的空虛，嘆我父母生我的時日的不辰，嘆着怨着，偷眼把鰥婦的睡態看着，不知不覺，也於午前五點多鐘的時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舊曆十月三十日，陰雲密布，却沒有下雨。

七點鐘的時候醒來，爬出了烏冷的船蓬，爬上了冷靜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學校的宿舍，在那裏又只有一日的『無聊』很正確的，很悠徐的，獰笑着等我。啊啊，這無意義的殘生，的確是壓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來想睡又睡不着，閒坐無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約我照相的事情，去昌興街分部坐了許多時，人總不能到齊，吃了午飯才去照相館照相。這幾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覺得可笑，若從此就死，豈不是又要多留幾點形跡在人間，這眞與我之素願相違太甚了。

午後四點多鐘，和仿吾去學校，好容易領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趕往沙面銀行，想滙一點錢至北平，時候已太遲了。

晚上又在陳塘飲酒，十點鐘纔回來，洗澡入睡，精神消失盡了。

五日，日曜，舊曆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來，覺得天氣好得很，想上白雲山去逛，無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個人跑上同鄉的徐某那裏，等了一個多鐘頭，富陽人的覊留在廣東者都來了，又和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午後和同鄉者數人去大新天台聽京戲，日暮歸來，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飯，夜早眠。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郵局去滙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飯，回家來想睡，又有人來訪了，便和他們上明珠影畫院去看電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飯，飯後和阿梁上觀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層煙霧，又有幾點燈光點綴在中間，風景實在可愛，晚風涼得很，八點前後，就回來睡了。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陰多風。

午前在家悶坐，無聊之極，寫了一首『風流事』，今晚上仿吾他們要為我祝三十歲的生辰，我想拿出來作一個提議：

小丑又登場，
大家起為我舉離觴。
想此夕清樽，千金難買，
他年回憶，未免神傷。
最好是題詩各一首，寫字兩三行。
踏雪鴻蹤，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數從前事業，羞煞潘郎。
只幾篇小說，兩鬢青霜。
諒今後生涯，也長碌碌，
老奴故態，不改佯狂。
君等若來勸酒，醉死無妨。

（小丑登場事見舊作『十一月初三』小說中）

午後三時後，到會場去，男女的集攏來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總算是一時的盛會，酒又喝醉了。晚上

在粵東酒樓宿，一晚睡不著，想身世的悲涼，一個人泣到天明。

八日，星期三，舊曆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氣眞好極了，但覺得奇冷。昨晚來北風大緊，有點冬意了。早晨，阿梁跑來看我，和他去小北門外，在寶漢茶寮吃飯。飯後並在附近的田野裏遊行，總算是快快活活的過了一天，眞是近年來所罕有的很閒適地過去的一天。

午後三四點鐘，去訪薛姑娘，約她出來飲茶，不應，復轉到創造社的分部坐了一會，在街上想買裝書的行李，因價貴沒有買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飯，九點前返校，早睡。

接到了天津玄背社的一封信，說我寫給他們的信，已經登載在玄背上，來求我的應許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晴。

早晨阿梁又來幫我去買裝書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陣，終於買就了三隻竹箱，和阿梁及張曼華在一家小飯館吃飯。

飯後至中山大學被朋友們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後一點鐘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輸錢不少，在擎天酒樓。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先細雨，後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體壞極了，早晨八點鐘回家，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鄉華共昌來替我收書，收好了三竹箱。和他們又去那家小飯館去吃了中飯，便回來睡覺，一直睡到午後四時。剛從夢裏醒來，獨清和靈均來訪我，就和他們出去，上一家小酒館飲酒去。八點前後從酒館出來，上國民戲院去看 Thackeray 的 Vanity fair 電影。究竟是十八世紀前後的事蹟，看了不能使我們十分感動。晚上十點鐘睡覺，白薇送我照相一張，很靈敏可愛。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鄉的周君客死在旅館裏。早晨起來，就有兩位同鄉來告我此事，很想去弔奠一番，他們勸我不必去，因為周君的

病是和我的病一樣的緣故。

和他們出去訪同鄉葉君，不遇，就和他們去北門外賣漢茶寮吃飯。飯後又去買了一隻竹箱，把書籍全部收起了。仿吾於晚上來此地，和他及本天諸人在陸園飲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裏很是不快活。他們都被周某一人賣了。武昌張資平也有信來，說某在欺騙郭沫若和他，弄得創造社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遠颺了。唉，人心不古，中國的青年良心喪盡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來雨，今晨陰悶。

晨八時起床，候船不開，郭君汝炳以前禮拜所映的相片來贈。與阿梁去西關，購燕窩等物，打算寄回給母親服用的。在清一色午膳，膳後返家，遇白薇女士於創造社樓上。伊明日起身，將行返湖南，托我轉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禮物兩件。

晚上日本聯合通信社記者川上政義君宴我於妙奇奇酒樓，散後又去遊河，我先返，與白薇談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談一晚，因為身體支持不住，終於在午前二點鐘的時候別去。返寓已將三點鐘了。唉，異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倆都是人中的渣滓。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陰悶奇熱。早晨訪山上於沙面，贈我書籍數冊。和他去荔枝灣遊。回來在太平館吃燒鴿子。他要和我照相，並云將送之日本，就和他在一家照相館內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餞行，在聚豐園鬧了一晚。白薇去了，想起來和她這幾日的同遊，也有點傷感。可憐她也已經白過了青春，此後正不曉得她將如何結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悶熱。

午前赴公票局問船，要明日纔得上去。這一次因為自家想偷懶，所以又上了人家的當，以後當一意孤行，獨行我素。與同鄉葉君在清一色吃飯，約他於明天早晨來為我搬行李。午後在創造社分部，為船票事鬧了半天，終無結果。決

定明日上船，不管牠開不開，總須於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們倆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發財，眞眞是使我難爲好人。

晚上請獨清及另外的兩位少年吃夜飯，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後，當戒去烟酒，努力奮鬥一番，事之成敗，當看我今後立志之堅不堅。我不屑與俗人爭，我尤不屑與今之所謂政治家爭，百年之後，容有知我者，今後當努力創作耳。

自明日上船後，當不暇書日記，病閑日記之在廣州作者，盡於今宵。行矣廣州，不再來了。這一種顢頇腐敗的地方，不再來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當肅清廣州，肅清中國。

（十二月十四日晚記）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爲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我。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曬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爲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爲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爲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節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爲怕你要來問我借錢，而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

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眞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他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烟，一擲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有大刀槍桿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會爬烏龜鑽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不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

伙計，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以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祕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莖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舖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變，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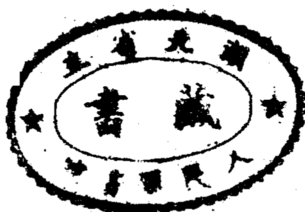
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敎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敎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雖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眞眞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祗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眞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在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敎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賊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鋪——我雖然不能爲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鋪，却可以爲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爲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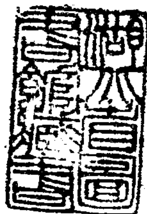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H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爲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你若再擠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



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麽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爲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爲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





•現代作家文叢第一輯•

魯迅文集•郭沫若文集

茅盾文集•郁達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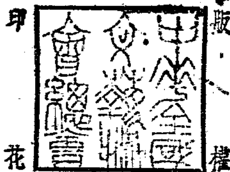
葉聖陶文集•巴金文集

老舍文集•丁玲文集

張天翼文集•雪峯文集

胡風文集•梅林文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版權


印花

·現代作家文叢第四集·

郁達夫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冊 定價國幣

著作者 郁達夫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輯者 梅林

發行者 春明書店代表人 陳冠英

發行所 地址：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分店：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 狀元境卅一號 聚珍書局 廣州 光復中路二三八號 東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